

豐饒的城





豐饒的城塔什干

涅維洛夫著  
穆木天譯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1930, 4, 1, 初版

1—2000

實價每冊八角

## 豐饒的城塔什干

### I

祖父死了，祖母死了，隨後父親也死了。只剩了密茜迦，母親，和兩個小弟弟。最小的有四歲，中間的，八歲；密茜迦，他，有十二歲。這個小社會裏，沒有人能擋得硬兒。一個在要白米飯，又一個用刀削風標玩。母親又不大健壯，因為天天挨餓。她到河裏去打水，回來都很吃苦。今天她哭，明天她哭，但飢餓是無情的。有時是一個人被人們抬到墓地裏，有

時一下子就是兩個。米凱拉老爺子死了，瑪麗娜老媽媽死了。家家戶戶，人們都預備棺材。有馬有牛；人們都給吃淨了，現在人們在打狗打貓吃。

密茜迦深深地反想。

家大；做活兒的人們都小。他最柱棒。父親死以前很說過這樣話。

——是你啊，密茜迦，你得作家長啦。

密茜迦走到街裏；人們在講論塔什干。那裏面包不貴，只是得到那裏去：一去兩千俄里，回來兩千俄里。沒錢什麼都辦不到：得花車票，得買通行證。

聽了好久，密茜迦問道：

——一個小孩子能到那兒麼？

——是你願意去麼？

——怎會不願意呢？我要埋在坑裏啦；人要看不見我啦。

人們笑。

——不得，密茜迦，你得在家裏待上一待啊。除你而外，別人是作不到的。再等上四年五載，那時你就可以去啦。

但密茜迦不相信他們。他眼瞅見了那座豐饒的城市塔什干，他什麼都不怕。當他感到有恐怖來的時候，他立刻努力又鎮靜下去。

“要試，啊，你不是個小姑娘。若是你找不到乞討你給人傭工。你頂你父親拉了足足一夏天犁耙；你會套馬。並非是因爲你有些年輕；你做活頂一個大人一樣。”

密茜迦沈入深深的反省裏。

豐饒的城市塔什干，總離不開他的腦袋。他計算起來：兩千俄里，到算不得遠啊。若是走去，是的，到是有些路程。但是坐火車啊，三天就到了。還不用通行

證，看見了一個小夥子，人們總會說：“不要傷害他，同志們，他是密茜迦，他挨餓啦。他有多大重？算上臟腑，也不過剛剛半波特。”若是人們從車裏把他趕出來，他可以在車頂上呆兩天。他很會攀樹掏喜鵲窩；那比車頂還危險，但，就是那樣，他都沒有挨過摔。

看見了他的朋友，那比他還年青些的瑟琉吉迦，卡爾普金，他高興了：

——你同我去麼？

——哪兒？

——到塔什干找麵包去。兩個人去，是很快活。如你遇着什麼事，我幫助你。如果我遇着什麼事，你幫助我。無論怎樣，這裏，找不到吃的。

瑟琉吉迦遲疑。

——可是若是下雨呢？

——在夏天雨是煖的。

——可是若是兵趕我們呢？

——我們慢慢地跑擺。

瑟吉躊躇。他在他鼻子裏挖了兩挖，  
說道：

——不得，密茜卡，到不得那裏啊。

密茜迦指天作證。

——靠上帝，會到得那裏，只是得不  
害怕。現在到處是赤軍，他們不會趕我  
們。他們看見我們挨餓，他們會給我們麵  
包吃。

——人小，會害怕呀。

密茜迦強說，硬辯說：他們終久不算  
小。只有一件事，瑟琉吉迦是小都不定！  
密茜卡他是要照管一切的；他在火車裏找  
坐位，他打聽人。啊，他們不是小姑娘！  
事情若是弄糟了的時候，他們就忍耐一  
下。若是他們從火車裏被人趕出來，沒要  
緊：兩個人在一同是會有勇氣的。他們隨



便在什麼地方過夜，他們少少走一走路。  
以後，等到軍官們轉過身去，他們再上別  
的火車。

——我們幾時回家呢？瑟琉吉迦訊  
問。

——很快。至多，四天去，四天就回  
來。我們每人拾到二十立窩的麵包，我們  
就走，那不會怎麼重……

瑟琉吉迦高興得眉飛眼笑：

——我要帶一波特來。

——別費事。拿多了，就該叫別人拿  
去了。我們一認得路，我們最好是再去。

——當誰都不許說呀，密茜迦！

——當誰都不說。

——你知道，我知道，就夠啦：万迦  
和古士迦想貼在我們身上，但他們怕巫婆  
們。同他們一起，哪兒都去不了。

——可是你，你不害怕麼？

——怕什麼？夜黑頭墓地裏我都敢

去。

母親在床上呻吟着。費迦，那最末的那一個，拉着她的裙子巾，手指頭插進她的嘴裏，要麵包。第二個，亞什迦，在削着一個木槍，預備打家雀。

“我一打打他三個，他自己說，我好解餓。我給費迦和媽媽一點兒。若是我能打弔一個鴿子啊！”

密茜迦走進空的挨餓的板棚子裏，把帽子卡到眼睛上邊，蹙着眉頭。突然間他像一個真正的農民一樣；他站起來，腿劈

開像一個大人。

——你躺下啦，媽媽？

——我今天覺着不舒服，兒啊。

——我，我要去塔什干找麵包去。

——哪一個塔什干呢？

——那是離這兒有兩千俄里的一個城，那裏麵包很便宜。

密茜迦講話講得靜靜的，如同一個真的農民一樣。

母親用驚訝的眼睛瞅着他：

——不要拉蛋，我不明白。

密茜迦井井秩序地講述起來：那裏有好些的水菓，到那裏有好些好些的麵包；一次一個人可以拿三十個立窩來（他加上了十個立窩，爲得好說服他母親）。他講得很精密，如同一本書一樣，報告了他所聽見的一切，以及他自己所想像的一切。一去至多是四天，四天就可以回來。

—— 不要怕，媽媽。

—— 可是若你不回來呢？

—— 我回來。

—— 注意，兒呀，你要叫我夜裏睡不着覺喲，我必一心一意想你呀。大人都不能冒險到那兒去的，何況……

—— 對於大人，媽媽，是很難很難的。得要車票和旅行證，同瑟琉吉迦一同，可以偷着。無論怎麼，我這方面，是用不着人掛心的。費迦和亞什迦你往哪兒消放呢？可是我啊，我什麼都不怕。

—— 是的，但得注意點，密茜迦。爲基督的愛，我哀求你，不要攀到頂上呀！請上帝保佑我們，若是晚上你睡着了摔下來，你就要死啦。最好是斯斯文文的，叫人們給你找個好坐位。若是剩下了我一個人，我又怎麼辦呢？

—— 別怕，媽媽，我不會摔下來。

密茜迦 瞅了瞅脚後跟穿窟窿的苧麻草鞋，蹙了蹙眉頭。

——他媽，穿亂了！

但他立刻又鎮靜下去。

——現在不冷，可以光脚走路。

他在磨石上磨了他那把好的刀，用錐子在刀把上穿了個窟窿，把刀懸在他的皮腰帶子上，防得丟失。他在一條布巾裏放了些鹽，結了一個緊緊的疙疸，叫牠不撒。他隨後取了一根麻繩；人是不知道路上會有什麼事的。他的亡父永遠是這樣：當他出去趕集的時候，他拿一個車軸，一個車輪，一個車架，預備替換。密茜迦 用不着車輪，但一根繩子對於他會是有用處的。

母親去找了一條口袋，用碎布兒在各處又縫補了一下。

——你拿一個夠啦，密茜迦？

——給我兩個罷，那麼，我就連一個麵包渣都不會弔啦：誰知道？人們或者給我面包皮呢。

母親有了意見。

——你說得很有理，密茜迦。你碰到什麼你都拿來。或者你也可以帶一點兒穀子當種糧呢。

母親走進放東西的地方，脫弔她的襯衣，割弔一邊作一個口袋。

亞什迦扔弔木頭槍，驚詫着瞅着他的哥哥。

——密茜迦！

——怎麼？

——瑟琉吉迦也同你去麼？

密茜迦未有回答。他走出到院心裏，向四外瞅着。

多麼的不幸啊！

一箇卓輪，一個套包，拉在地上，但

已經沒有馬，也沒有牛了。先前，母雞們咕咕地叫，公雞放大着嗓子唱歌；現在，只剩下了幾根柱子，和一個零落破爛的雞架。有什麼要緊！他會有機會到塔什干，那一切都可以解決了。最要緊是不要害怕。別的人們去了，密茜迦他也要去試一試。不能是因為他年紀小，大人就會比他作工作得呀。





葡！人們可以拿杏兒把口袋裝得滿滿的。  
躲藏得好，總不會被人看見。

人們說那裏空氣炎熱，那裏會叫人喘不出氣來。但密茜迦不害怕。那裏一定有些河，像他們的家鄉一樣。若是有水的時候，可以天天洗澡啊。

當瑟琉吉迦說有其爾其茲人，說須從他的的地界穿過去的時候，密茜迦也毫不退却。

——若是其爾其茲人是人，爲什麼怕他們呢？

——誰知道，也許不是人都不一定？

——我們終會看得見的。人們儘是講瞎話！

IV

田野寂靜。雲雀在藍色天空裏唱歌。在牠們下邊，電報線，順着作成長列一路走去的電線桿，嗡嗡地響。電線桿到頭的地方，是車站；車站近傍，一列火車。密茜迦曾經看見過了牠兩次，當他同他父親上沙馬拉去時候。是多麼地有趣呀！有五十晒射（俄度）長；烟從烟囪裏出來，像燃着底火爐一般，嗚嗚的叫着。

密茜迦在他父親的外衣的周圍扎上了一條軍人腰帶；他拄着棍子邁大步往前

走。一個口袋背在他底背上。在口袋裏，又有一個口袋，較小一點，是他母親用她的紅襖衣上一片布縫的；在紅的口袋裏，有二升鐵葉，一條布巾包着鹽，一塊草麵包，以及祖母的舊裙子，是打算要到城裏變賣。

瑟琉吉迦光着腳在他左邊走。男人穿的樹皮作的大草鞋，同女人的長襪子背在他的肩上。捲得緊緊的兩條口袋，拴在他草鞋上。

一路走，他們約定了不要離開。若是一個人病了，那一個人得照顧他。先得着贈施的那個人，得同別一個人均分。

在現出了小車站的時候，瑟琉吉迦說：

——瞧哎，密茜迦，我看見了烟哩。那不是我們的火車麼？

密茜迦把手放在他的額頭上。

——現在那趟火車對我們都成。趕得上，就上頭一趟車。

——有好多趟麼？

——有二十趟呢。

——你領頭兒走麼？

——是的。

瑟琉吉迦微笑。

——無論怎麼我都不害怕。我們已經走了很遠了，我的腿還未有累。你願意，我們算算有多少晒射叻。（500晒射 = 1俄里）。

——我的步比你大。

——我也要邁大步走。

密茜迦忠告他說：

——不要趕，免得累啦。

他們坐在土堤上休息，拿出來他們裝滿了鹽的布巾，放在草地上。瑟琉吉迦說：

——我比你鹽多呀。

——可是，麵包，你有麼？

——媽媽給了我四個馬鈴薯。

——那沒有滋養啊，馬鈴薯；得吃麵包呀。

——我那兒弄麵包去呢？

密茜迦蹙了蹙眉頭。

在他底口袋裏有一塊草麵包。若是瑟琉吉迦他也有一塊草麵包，那就好極了。每人可以吃一個夠，而現在是再沒有多餘了……每人吃了三口，就只剩一半了。

——爲什麼你不帶點麵包來呢？

瑟琉吉迦，匍在地上，嚼草。他的眼睛憂鬱起來。他的口唇突出，哭咧咧的，他望着村子的那方面；連鐘樓都瞅不見了。四外，除了田地，和電線桿外，沒有別的。若是他想回去，他在天黑以前是到不了的。

密茜迦憐憫他的伙伴。

想起來他們相互扶助的約定，他剖開了一塊麵包：

—— 哎！我們到了車站，你還我好啦。你看，我不吝嗇啊。

瑟琉吉迦不言語。

他得吃一立窩多啊，而密茜迦給了他一小塊。若是到車站，人們什麼都不給他們，他們得等到明天早晨啊。若是明天早晨他們還找不着什麼東西，他們又得等到晚上。瑟琉吉迦又向他的村子那邊轉了一次身，嘆氣。

—— 你嘆什麼氣呢？

—— 這誰都明白。

—— 你害怕？

—— 現在我害怕！怕什麼？

—— 現在怎麼都一個樣，夜黑以前，你到不了家。黑夜有狼呀……

瑟琉吉迦向四面八方瞅了一眼；而，

密茜迦，他呀，他講着嚇人的故事制弄他。

——你走到愛非沒虎山溝，夜裏盡是賊啊。最近他們把一個農民的馬搶去了，他們沒殺他是好極啦。

瑟琉吉迦站起身來，像小羊似的又坐下，驚恐地瞅着他的伙伴。

——你沒吃飯呆了多少日子啦？密茜迦問。

——你呢？

——三天了。

瑟琉吉迦嘆口氣。

——我兩天多就受不住了。

——你不喝水能待多久呢？

——一天。

——不多。我啊，一天半。

當他們離開了土堤，瑟琉吉迦突然說：



我 也 能 挨 得 個 一 天 多 點 罷 。

## V

這是一趟神祕的列車……

車輪上邊，是一大列板棚子，在每個板棚子裏，人們從窗口上往外瞅着。板棚子裏很熱，男男女女們攀上了屋頂，拔高了身子，互相地擁擠着。從頂上，吊下來口袋，水壺，粗布搭子等等物件。一個武裝的兵在屋頂上走着，向男男女女們喊叫：

——不許爬上這兒來！

從一個屋頂上被趕走，他們又堆到別

一個屋上。口袋仍舊是亂飛，拿槍的兵又重新喊叫：

——不許攀上這兒來！

密茜迦他也想在一個屋頂上呆下，擠在人堆兒裏，但因為不許，他就沒有上去；人得懂規矩喲。瑟琉吉迦什麼都不懂。他瞪着眼睛，呆在那地方不動。

——爲什麼從上邊把人們趕下來呢？

——不許；那是國家的。你沒有看見拿槍的那個兵麼？

一個帶着兩個口袋的人也是四六不懂。他把他帽子丟在他的脖頸上，反想了：

——往哪兒躲呀？

他爬上了三個屋頂；到處都不許呆。他遇到水汲子的那邊，向着一個遠處的車箱跑去，那裏，的確，可以找到坐位的。密茜迦跟着他後邊跑，緊挾着瑟琉吉迦。

——快，快，不要落後呀！

但瑟琉吉迦是滿不明白。

左邊，右邊，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在他們家鄉村子裏頭，電綫桿有三條電綫；這兒，兩排有八條。些個玻璃球懸着，人們吹着角笛。兩個人走過，拿着燈。到處，軌道被繫釘釘着。瑟琉吉迦在一個枕木上蹣跚；一個沒有窗戶的板棚子，冲着他一直走向前來，車輪咯吱咯吱地響着。

——你要軋死啦，傻瓜，快走！

拿着兩個口袋的那個人攀上了一個車頂上；密茜迦像一隻貓似的跟着他。

——你哪兒去？

——上塔什干去，同瑟琉吉迦一同。

——趕快下去罷，這趟車不開塔什干啊！

——那麼，開那兒去呢？

——西伯利亞啊！西伯利亞啊！跳！

密茜迦的心激動，他的頭髮直悚起在他頭上。西伯利亞是哪兒啊？哪一個西伯利亞啊？他在車頂上坐下，瑟琉吉迦順着車道跑着。

——攀上來！瑟琉吉迦，攀上來！

瑟琉吉迦想登上車的腳踏，但車把他扔下去。

——天主呀！

瑟琉吉迦順着車輪跑，毫不退步。他的氣喘不上來了，他的頭動搖了，他的眼睛矇了。

——我要趕不上啦！

密茜迦心裏非常痛苦；他眼睜睜失吊了他的朋友，他對他朋友生了憐憫。瑟琉吉迦怕回家去；而若是他跳上腳踏，他底骨頭都怕要摔碎。車快走起來：車頂搖蕩，車輪囁囁地響。

瑟琉吉迦蹣跚，把頭跌到前邊。

——現在完蛋了！

密茜迦瞅着車站，瞅着瑟琉吉迦跌在地上，想起來他們互助的約定。怎辦呢？折回到最近的車站。但，忽然間，火車慢起來，站住：的確是牠忘下了什麼東西了。一軋轆，隨後牠就退入另一股道上。又一軋轆，隨後又換了一次道。車轉了又四五次道。以後就停在車站後邊空場裏。火車頭放了汽，扔吊了車。

拿着兩個口袋那個人詛罵：

——他媽拉！我以為這趟車當真送我到西伯利亞呢……

密茜迦快活得要死。

他跑到車站去：不見有瑟琉吉迦。他跑向瑟琉吉迦摔倒那個地方，但也沒有看見他：“我總覺得他不在這兒就在那兒啊。”他跑到左邊，又跑到右邊，結局他

賣很大勁才在搬道叉子的小房子後邊找到他。瑟琉吉迦哭了，抱頭在膝蓋上。

密茜迦不滿意。

——爲什麼你哭呢？

——你扔下我啦。

——我們要大家帮手：我們頂好問一問塔什干的方向，不問好不好擠上車喲。等着我啊，我就去車站上聽一聽人們講什麼話。哪兒也不要去了，在這兒待着啊。

不消說：密茜迦是領袖。

瑟琉吉迦緊靠着小房子，閉上了眼睛。

——啊，混蛋！爲什麼我出來呢？

他肚皮餓了，他很想要哭。密茜迦要把他忘了，一個人要上火車，走了，而他又不認識道，回不去家。就是他認識道，也不成啊；那兒，在山溝裏有殺人強盜呀；他們正正想着一個小男孩子呢！那就

該死啦。

在家裏，一定，人們互相打聽：“瑟琉吉迦幾時回來呀？”母親走到隣居的家裏，議論說：“我的瑟琉吉迦上塔什干去找麵包去了。”祖母，或者，在他回來以前，就會死啦。仁慈的祖母呀！一輩子他未有打過瑟琉吉迦。母親，她也仁慈。還有什麼的一條小河呀！人們一夏天可以洗澡，若不是有飢饉。

夜降臨到車站上，給樹木披上了一條黑的圍巾。電線桿上玻璃球已燃着了，在搬道小屋裏，間壁後邊，有人錘打。

——打………！打………！

密茜迦沒有來。他去上了火車，走了。人們又在間壁後錘打。

——打………！

瑟琉吉迦去從窗戶往外看，這時，在搬道小屋前邊，洞紅眼睛的一個怪物，吐



着氣，吼着，嗚嗚地叫。火星亂飛。忽然間，在怪物在小屋近前蹣跚的當兒，烟從牠兩傍迸出來，直落在瑟琉吉迦身上。瑟琉吉迦跑弔，忘弔了他的搭子和他的草鞋。

VI

密茜迦一舉兩得：他問到了塔什干底方向，他又從一個赤軍得到一塊麵包皮。他自己得想到一切；沒有麵包，沒有錢，瑟琉吉迦缺少經驗。他得給他一點兒吃，使他不失掉他的氣力。密茜迦把那塊麵包皮裝入衣袋裏：“這够吃得兩口罷”，他想。

“我給他一些，沒有要緊。他以後會給我。”

他想立刻就跑到搬道小房那地方，但

從一個窗戶他看見了一架電信機。多麼好看呀！一條白帶子從上邊出來，一個人用他底手指頭打着。又一個人，受信器放在耳朵上，在一條線裏講話。密茜迦 瞅着，瞅着，他並未覺得他把麵包皮放入口裏。隨後，他想起了瑟琉吉迦 餓飯，他的良心起首使他難過：

“爲什麼我吃完了呢？”

他跑到他扔開瑟琉吉迦 底那地方；瑟琉吉迦 沒在那裏。的確是那有一個窗戶的小房子啊……也許同一模樣的另一個？這怎麼辦呢？密茜迦 有點狼狽了。他轉向外方，穿進田裏。一堆草發着白，月兒正在土堤上邊，瞅着他。他雖都未有看見。僅僅，在車站後邊，聽見有有鉄錘擊聲；有人很低低地在一個壕溝裏哭泣。密茜迦 走進前去；一個婦人同她們小孩子們在那兒坐着。在他們中間，一堆火滅了。那婦

人的頭髮披散着。她呻吟着，搖着頭：

——我的小孩子們，我的孩子們，我們如今哪兒去呢？

而密茜迦想着：

“我呢，我哪兒去呢？”

他又走回車站，招喚。

在一所房子裏邊，一隻狗在吠叫。

“你講笑話！哪兒找去呀？——

萬不能拋弔了瑟琉吉迦：他們倆交換過約定，他們起過誓。

“真混蛋！我不如一個人來好啦。”

密茜迦在車站裏靠近一個門坐下，思索着。坐了一陣，他眼睛睜不開了。他睜開眼睛，眼睛又閉上。想起了瑟琉吉迦，他嘆氣。

“他躲了哪兒去啦？明天早晨我再找他罷。”

密茜迦的頭跌落到膝蓋上，他身軀上

昇，飛翔。他飛，如同被翅膀帶着一樣，他老是越昇高。他母親在下邊喊叫：

——你要吊下來了，密茜迦，你哪兒去啊？

他弟弟，亞什迦拿着木頭槍在打鴿子。打一下兒，一個鴿子。又打一下兒——又一個鴿子。他打下十幾個。他把牠們拴在一條繩上，來打密茜迦的腦袋。

密茜迦惱了，想捶亞什迦，但在他前邊站立着一個武裝的兵。

——不許在這兒睡。

一隻狗緊挨着他傍邊過去，喘着氣，向一個門瞅了一瞅，蹣着腳走了。一個人進來，沒帶帽子。

——小伙子，你作什麼事發顛呢？

——我想要睡覺。

——你哪兒去？

——去塔什干，同瑟琉吉迦一起，他

丟了。

——到三等去，你睡罷。

密茜迦進了三等裏，但裏邊有好多人，到處躺着，堆在一起，叫他連放腳底地方都找不到。一層蒸氣罩在人們底身上，如同在澡堂子裏一樣，聽得見人哭，睡痰，泄鼻涕。一個老頭爬着，像一隻蝸蝓一樣，往後走。他弄得人罵他，但他爬。

有蒼蠅釘你啦？

密茜迦在一個人頭上蹦躡，害起怕來。那個頭抬起來，喊叫：

——你幹什麼？

——我找瑟琉吉迦。

——你若偷東西，啊，一定是！

又有一個人喊叫：

——趕走他，是個扒手呀！

密茜迦在一邊兒搜尋遍了；瑟琉吉迦

不在那裏。在別的角度上也沒有。莫非是他  
弔水了。無論如何，是不能不找；他們約  
好了互相扶助。密茜迦溜到最遠的一角  
上；瑟琉吉迦在那兒，縮成了一堆，睡着  
了。

——啊，是你呀，倒霉蛋兒。

瑟琉吉迦睜開了眼睛，發楞。似乎是  
密茜迦的聲音，但可是………似乎是密茜  
迦的面孔，但不像是他的腦袋。密茜迦又  
搖動他的胳膊。

——你醒醒哎！是我呀！我到底找着  
你啦；不爲不幸呀。爲什麼你逃開那兒了  
呢？

——我害怕！

——啊！你害怕！這不是樹林子呀。  
你不聽我的話。幸而我沒有停止不找。你  
最好一個人待着，——你得要長進，人可  
以作這麼混蛋的處世麼？約好了一同走

路；不應當放賴。

瑟琉吉迦慚愧得要死，揉眼睛。

——可是，哎，好啦，不要哭，我不惱你。但不要再這樣了。你睡了一會兒罷？

——我餓了。

密茜迦餓了，他也餓了。他用他舌頭舐濕他的口唇，心裏一邊想：

“我牙床上還有呢，”

隨又高聲說：

——你真蠢，瑟琉吉迦，你沒有忍耐。現在我上哪兒給你找麵包去呢？到得塔什干，再吃罷。若是你不够的話，我把我那份給你。那又能讓我怎樣呢？

然而，他在口袋裏有一塊草麵包，是從家裏帶來的他想藏着。他憐憫他的伙伴，但他又不願意妨碍自己。無論如何，得密茜迦他照顧一切；他得多吃啊。



想起來一切都均分的他們的約定，他又感起了忿怒。這一種約定把他手脚都給束縛住；什麼都不定規倒好了。他從他口袋裏拿出一塊麵包來，很不願地剖開。

——吃罷，你以後給我好啦。現在你該我兩塊啦。可是，你的口袋同你的草鞋呢？

——扔在那兒了。

——混蛋！你往哪裏放麵包啊？

瑟琉吉迦轉過頭去。

——我不去塔什干了。

——爲什麼？

——太遠。

——那麼，你怎麼回家呢？

——我慢慢地走罷。

——走罷，你若是不害怕。我不喜歡像你這樣的伙伴，總往後退。有時又走，有時又不走………

他們緘默了好久。

有人說夢話，在蒸汽騰騰的裏邊。

——開了，開了！我們底火車開了！

很近處，一個人抬起來亂髮蓬蓬的大腦袋，也不知道他是同誰說：

——我們都要死啦。我腿肚子腫起來啦。

密茜迦想像着塔什干，那神祕的城，兩個口袋裝滿着麵包皮。一個裏是白麵包，一個裏頭是黑麵包。在第三個口袋裏，那個很小的裏，裝着小麥，十立窩喂雞吃的小麥；並不像我們那樣的小麥：是大粒的。密茜迦的母親往那兩個口袋裏面瞅着，喜極而泣。

——啊，密茜迦，密茜迦！你是多麼的一個好的兒子呀；你照顧我們。你少微躺一躺，睡覺罷。而你們，小的們，你們不要作聲呀。

密茜迦睜開了打盹的眼睛，隨又閉上。是有人在屋頂上走呢，是下雨呢？與他有什麼要緊，他很想睡覺。翌日早晨就知道了。上邊，在天花板底下，一棵樹在搖擺樹枝。密茜迦的頭仰過去，樹上結滿了果實。是些有兩個拳頭那樣大的蘋果呀。一個蘋果落在他頭上，但他懶極了，未有轉過身去，伸開手，捉住了牠。

“啊呀，笑話，我困極啦。”

瑟琉吉迦長了個饞嘴。

他吃了那塊麵包把他的饞嘴更激刺起來。他舐他底齒齦，他齧着他的指甲。他的肚子咕咕聲地響，叫他肚皮不舒服。他的夥伴睡着了。他繙他的搭子。

——裏頭有沒有麵包藏着呢？

他繙他的飯盒子，想裏邊有麵包。他同時又歡喜又害怕：

“啊，密茜迦要醒啦。也許他要打

我，也許他要說：『你不嫌醜麼？我拿你當好孩子，你作賊呀。』”

瑟琉吉迦把口袋內部的密茜迦的飯盒子拿在手裏，着想：

“若是我不吃完呢？那也是不好。可是，我不是特意的；我餓了。

拿着吃，若是你不害怕。”

瑟琉吉迦的思想混亂起來：吃，不吃呢？他餓他又害羞。

一個沉重的睡眠落在他的身上，壓拱了他底頭，搖擺着他的身體。

睡着了！

瑟琉吉迦與沉重的睡眠抗爭了好久。他睜開了眼，搖着頭，很神經地摸着搭子裏的飯盒子。

“我餓得厲害。

睡覺！你明天吃罷。”

沉重的睡眠叫瑟琉吉迦的頭躺在密茜

迎腳底下；他的嘴緩和起來。一種愛撫的  
聲音同他說：

“不要，不要偷竊，稍忍耐一下罷  
……”

## VII

快到早晨底時候，開了塔什干底火車。男人們拿着口袋站起來，女人們帶着小孩子。口袋抗在肩膀上，水桶，茶壺，水壺，互相撞着，作着譁啦譁拉的聲響。男人們的腰灣着，女人們披散着頭髮；汗浸濕了襯衣下的皮膚……

羣衆亂撞……

——站住！

——這個口袋是誰的？

——國民軍！

一個女人爲她的失弔了的皮包咆哮，  
一個男人用拳頭威嚇。

——站在那兒！

一個箱子從皮帶上吊下來。

碰！

兩個人，跑着，在那箱子上邊跚跚。

碰！

羣衆亂擠……

這不是決了堰子的一條河，這是從各處從各方面湧出來的民衆。他們從溝裏，從牆後邊出來，光着腳，穿着襤褸，被雨淋着。

——讓我過去啊！

幾百隻腳踏在火車頂上。幾百人的聲音撕破早晨的冥闇。人們，吹着氣，重重地呼吸。手顫着，腳顫着，眼珠子嚇得直滾。

——讓我過去呀！

人們推婦女們，人們扔箱子，人們扔口袋，人們扔小孩子們給婦女，人們叫吼，人們發喘。

——你到不了那兒！

——伙計，伙計！那是我底女人！

——遠着點！

——管得着麼？

——跑啊！

——伊——凡！

——啊，小狗子！

密茜迦，拉着十分慌恐的瑟琉吉迦，吊到火車底下，叫車輪把頭給撞了一下。

——快！

火車底門是忒高了。密茜迦同瑟琉吉迦夠不到，他們攀不到那裏。抓什麼呀？

——哎，大爺，幫幫我！

男男女女們旋轉着，逼壓着，擁擠着，塞住了乘車口。



——上車頂上啖！

——水壺哪兒去了呢？

——伙計，我們底水壺呀！

——喂！用牙咬着。

——賊呀！

——打死他。

密茜迦跑着繞了火車兩圈，沒有人幫助他。怎麼辦呢？一些男人們騎在緩衝機上，一些婦人們也是。些個女孩兒們攀上去，像男人那樣，劈開雙腿。這兒可以上得來啖。密茜迦飛跨在一個緩衝機上，喊叫：

——這兒來！

但瑟琉吉迦沒有力量。

——等等，我去拉你。

——我要吊下去啦。

密茜迦惱得滿臉通紅，咬牙切齒。

——你好好的！

瑟琉吉迦兩手捉着凸包；他雙眼什麼都看不見。

——我要摔死啦！

這時，一個兵，在間壁後邊，約嚇着衆人。

——給我從那兒滾開！

瑟琉吉迦渾身發顫，活活不得，死死不得。

——耶穌，馬利亞！

密茜迦同他打耳語。

——別作聲，別作聲，他看不見我們。別咳嗽。

——我雙手沒力呀。

——你嘴巴子呢！

——密茜迦，我底小密茜迦，我要弔啦。

一下子，密茜迦大怒起來。

他唾在緩衝機下邊，說，

—— 吊啦，我一個人走。

瑟琉吉迦不講話了；但兵看見了他的腦袋。

—— 誰在那兒呢？

他們沒法子了。

—— 下去！

沒有辦法。

是最好下去呢，是最好扯謊呢。密茜迦編造了這片話。

—— 赤軍同志，他是我們家裏孩子，同我一同走路。

—— 你，你是什麼人？

—— 我是落巴汀人，在不足六克省。我到塔什干找麵包去。

—— 把你證明書給我看。

—— 是護照麼？

—— 我給你添上張護照！

一個兵在後邊喊叫：

——帶他們到歐塔捷卡（譯者註：車站裏警察分所）去。

密茜迦的心膨脹起來：

——算了罷！

瑟琉吉迦是九死一生。

兵拉過他的胳膊要扭他的肩膀。

——鼻涕鬼！你只會擾亂交通……

現在！他們去塔什干去找麵包去，而他們要進歐塔捷卡了。那裏人們要審判他們了，不會再輕的。密茜迦聽見農民們口裏講述過歐塔捷卡；他們說那裏很不好？頂好是給兵遞一個門包兒；可是，沒有錢。哭麼？別叫人給擒住。火車又要開啦。各種的思想在密茜迦腦袋裏滾來滾去，但沒有一個是好的。看見了瑟琉吉迦哭咧咧的，他想弄詭計。

——你突昂什麼？哎，人們不會把我們關到牢獄裏。他們知道了我們是哪裏

人，他們就把我們放啦。

隨着，他作一種溫醇的聲音同那兵說：

——對我們呀，沒有別的辦法。我們老是幹不許幹的事情。

兵不講話了。

——赤軍同志，不能把我們倆都放了麼？我們是挨餓的呀！

——去，去，你們明天走罷。

密茜迦反想起來：

——怎麼騙他呢？

他捉住他底胳膊，嚙嚙地同他說：

——赤軍同志，又有一個人攀上車頂啦。

——哪兒呢？

——哎，那兒呢；他在車後邊呆下了。

兵瞅了一下；在車上邊，巧極了，露

出了兩個婦人，好像特意的一般。

——在那兒待下！

密茜迦高興地決定說：

——站住，瑟琉吉迦！他們要等着那位赤軍同志啦；他沒有工夫管我們啦

.....

那兵走去趕婦人們；附近，連一隻貓都沒有。時機到了。密茜迦在背後正一正搭子，嚙嚙地向瑟琉吉迦說：

——不要嚷！把手遞給我！

他們起先在車站後邊逃去，順着牛欄，在黑暗中，在一堆糞土上跛來跛去。他驚起了一隻睡狗。狗吠叫，把瑟琉吉迦嚇了一跳。他們走到唧筒近傍，鑽進了火車底下，在列車末尾。待了一會兒，他們爬起來。密茜迦，嗅見了他底雙手，詛罵。

——有人從這兒走啊，豬頭！至少，

你沒有把手放進來罷？

——是。

——不要摸我。

他們把四外察看了一下；連一個生人都沒有。怎麼一回事呢？他們聽見很遠處有響動。

——瑟琉吉迦，不是這兒呀。

他們趕快奔反對的方向跑去，碰在一個火車頭上。

——哎，這兒哎！

些個男男女女們毫無聲息地攀在機器上。

——不要叫喊！

密茜迦擁着他底同伴的背。

——攀上！

——可，你呢？

——攀上，你不要管我！

不用說：密茜迦是領袖。

瑟琉吉迦，一上去，就不知往那兒去了。他伸出手，一摸：是滾燙烙熱的。

——密茜迦，鍋爐哎！

——別說話。

突然間，一種嗚嗚的聲音正正地在他們頭頂上響了一下；撼搖了一撼搖；在他們腳底下：呼——呼！呼——呼！呼——呼！瑟琉吉迦的頭髮都豎起來。

——天主呀！

起初，慢慢地走，隨後，越走越快，越走越快。有一個人在他們頭頂上吼叫，決鬥，搔火，火星從上邊飛落下來。風嗚嗚地吹在他們臉上，吹亂着他們的頭髮。若是機器翻了一個個兒呀，就都給燙成面糊了；誰都逃躲不開。

瑟琉吉迦往前瞅了一瞅，惶恐得渾身搖顫：衝着他們來了一個火眼的怪物，要毀滅一切呀！



但是那怪物從傍邊經過了。

—— 噓噓 —— 噓。

雖然這樣，什麼都未有毀壞。

## VIII

咕嚕咕嚕地走了好久。

是絕對不能懂得：到底是地跑呢，還是機器動；到底是人前進，還是人往後退。人有時像前進底樣子，有時像往後退。地在原處迴轉着，火車頭在空間裏曳着牠所有的車輛。在山澗底橋梁上邊，車輪很嚇人地吼叫着，而山澗自身在那一剎那間宛如張得很大的黑的嘴一樣。

早晨，天氣良好。

田地擴展開了，些個小房子過去了，

些個騎着馬的農民，些個婦人，些個小孩，些個村落。

密茜迦，累了一夜，在烟鹵傍邊，呼呼地睡着了。一個婦人給她小孩子吃奶。一個男人，大敞着脖頸，找他身上底虱子，另外一個婦人同他喊道：

——不要扔我身上呀！

——我弄吊了一個咬！

——哪兒呢？

——咬，那兒！

——擠死咬！

——不要叫喚，我去找着；牠有記號；左耳上有個口兒，額頭上有一個斑點……

——上坡，火車頭慢起來。牠放氣，喘氣，站住了。

——我們到啦，瑟琉吉迦想。

但一個人同一個人說：

——機器走不動啦。

——那麼不能再向前走啦？

——捻釘鬆了。

穿着黑襯衣的一個人下了車，同一個錘子往車輪上釘打。隨後又有一個人下了車。機器動彈了一兩下，又停住。所有的人跳下車去，在那清朗的早晨裏，匆忙地，在離列車不遠的地方，蹲成了個半圓圈。

瑟琉吉迦想道：

——這樣，人都得在這兒呆下啦。

他也想，他若是下得去，在那兒待一會兒，但他害怕；雖然是流淚，他忍耐着。

——密茜迦，你同我來麼？

——我不想……

——我等不住了……

——快跳！

瑟琉吉迦剛想要往地下跳，人們就喊叫起來：

——上車，上車，走啦！

機器喘起來，嗚嗚地拉笛，動搖起來。

瑟琉吉迦哭起來了。

——我要。

——等一等，不要哭。

頃刻間，瑟琉吉迦就用手使勁拉他的褲子。

——我不在這兒呆着。

——少等一等，等等。馬上就到車站啦。

密茜迦不願被他伙伴連累着；但，瑟琉吉迦底眼睛，在他底蒼白的面孔裏，嚇得滾了起來。

——你怎麼？

——這麼。

——別說話，不要說話。你坐那兒，  
哎。

瑟琉吉迦坐在一個婦人底傍邊，婦人  
說道：

——哪兒來得這麼一股臭味喲？

一個男人也轉過身來：

——有一個人少蹠一蹠哎。

——什麼，少蹠一蹠。有氣味。

瑟琉吉迦，覺得他肚子鬆快了，呆在那兒不動。

密茜迦用胳膊肘撞他。

——別說話。

## IX

他們，在一個車站，鑽進了雜沓的火車裏邊時候，些個頭袋，些個胳膊，些個大腿，些個馬，些個車，在月台上，在他們對面排散開。機器離站台老遠地方站住。男男女女立刻就下了車；密茜迦同瑟琉吉迦也下來。密茜迦左腿有一點兒跛。瑟琉吉迦已完全走不得路了。他的頭擰着，他的雙腳跚跚着，仍舊，如同在火車頭上一樣，車輛在眼睛裏飄動，天在翻轉。密茜迦曳着他。

——往前走，往前走。

——哪兒？

——這兒，不許呆……人們要看見我們啦……

他們離開了危險地帶，轉瞬間到了靠着一座高籬笆的一片荒地裏。瑟琉吉迦在草裏拾了一個捻釘，玩得很高興。一種實用的思想從他頭裏過了一下：“在家裏使得上啊。”但密茜迦說：

——你口袋兒裏放底什麼東西？

——一個捻釘。

——扔了牠！

——爲什麼？

——若是人翻我們呢……

瑟琉吉迦蹙了蹙眉頭。扔了捻釘是大損失呀；他惱恨密茜迦。這一個領袖什麼都管。最好就是滿不聽他說。他對密茜迦懷着的所有的敵意，突然間都湧在他心



頭，給了他鼻子一種愉快的興奮。他握那  
揀釘在手裏，想道：

“釘呀！”

密茜迦更發惱起來。

—— 扔了牠！

—— 是你眼熱罷？

密茜迦對什麼都不眼熱。只是，瑟琉  
吉迦拾了一個揀釘，他覺得難受，他什麼  
都沒有得到，因為他想着麵包化弔了他的  
時間，沒有低頭。

—— 我們約定了什麼啦？

—— 什麼？

—— 一切都平分。

—— 是說麵包呀。

密茜迦躺下，瞅着在遠處天空裏飛飄  
着的一塊藍色雲彩瞅了好久。像針在肚子  
裏扎着一樣，他嘴裏充滿了粘液。他唾  
痰，把頭抱在兩手裏，以後，心不在焉地

穿他的草鞋；他看了看鞋帶，穿爛的腳後跟，隨後，不慌不忙地打掃他襪子上塵土；他偷偷地瞅了瞅放着那誘惑人的揀釘的瑟琉吉迦的口袋；他搔了搔頭。“時運真不湊巧”，他想。他，他工作，跑，幫助攀上車頂，可是別人拾到揀釘。密茜迦把他的一隻襪子打在一個磚上，說：

——好啦，拿着牠罷，你拿着你那個揀釘罷，我用不着牠……

瑟琉吉迦的口唇張開一半，他的眼皮顫動。揀釘在他那拳着的拳頭裏被汗給完全浸濕，已粘在那黧的手掌上了。就得打仗啦，若是密茜迦想向他硬要。這個領袖，人是不能同他共事呀！

密茜迦陰險地瞅着他。

——同你這樣的伙伴，只好是分開走。吃我的麵包，你是頭一份，但為得一個揀釘，你命都不要啦。誰從歐塔捷迦弄

你出來啊？你又得上那兒啦，若是我不管；我再不給你麵包啦，我一個人走啦。拿你那捻釘待着罷……

瑟琉吉迦的口唇發顫，他的眼睛氣矇了。他無力地鬆開了他的拳頭；張開了一會兒，隨後又握得更堅堅實實。並不是那個捻釘使他心痛，他難堪啊。爲什麼密茜迦是這麼壞的一個領袖呢？爲什麼人不能同他共事呢？

他們走了。

瑟琉吉迦想在密茜迦傍邊走；但他擁他。

——滾蛋！我不要你。

瑟琉吉迦哼哼聲地堵氣，在後邊走。他瞅着他手裏那捻釘，他在他膝頭上擡牠。真糟糕！不能不給他！密茜迦把他拉到一個生的地方，現在，他要把他扔到道上啦，扔到其爾其茲人中間啦。

一種憂鬱捉住了他。

他把那個捻釘舐了兩次，突然間說：

——密茜迦，你願意不願意，我們抽籤？

——我不要。

——你以為我一定要啊？

密茜迦，心鬆了一鬆，嘆了一口氣。

——他幹啦，蠢東西！無論怎樣，沒有我，你哪兒都去不了。

他們決定扔兩塊木頭在密茜迦帽子裏：一大，一小。瑟琉吉迦又變卦。

——你要騙我呀，別的法兒抽罷。

——隨你便。

密茜迦拾了一塊小石頭，提議說：

——我把我兩個拳頭都拳住。若是你猜到石頭那隻手，捻釘就歸你；若是你猜到另隻手，捻釘就歸我。

瑟琉吉迦在決定前，靜默了好久。他

半閉了雙眼，轉過頭，低低聲地禱告上帝。

——上帝保佑這捻釘仍到我手呀。

——你快點。

——左邊。

密茜迦震舌頭。

——你有點兒傻，老頭。我老是在右手拿着啊。

瑟琉吉迦從口袋裏取出來輸了的捻釘，他比以先還餓得厲害。那捻釘使他飽了，但現在他滿肚子都空了，他的嘴又饑起來。

密茜迦抖起神兒來。

——我走運氣啦！回到我們家鄉，我要拿這捻釘作個什麼東西，也許我賣給鐵匠，賣一百個盧布。

瑟琉吉迦，靜待中，又抬起頭來。

——啊，你想賣得貴貴的。

——什麼，這是一個鐵捻釘，那都用得上。

——你弄不到一百個盧布。

——我們賭上兩塊麵包罷！

瑟琉吉迦悲哀起來。當他們走過了二十多步，他安慰自己說：

——賣了牠，我再拾一個，生鐵的……

……

在車站後邊，有些堆炭火冒着烟，飄  
着一種滾水，大葱，馬鈴薯，和燒草氣  
味。

在那兒人們燒飯，在那兒人們也撒尿  
拉屎。

些個裸體的婦人，襯衣剝到肚子上  
邊，頭不梳，臉不洗，在衣縫裏拿虱子。  
他們用他們指甲擠虱子，把牠們放在一個  
燒紅的磚上，瞅着一燒，會怎樣地膨脹  
起來。些個男人，褲子沒有結扣，頭倚在

舖着的布巾上，屢屢地在他們血污的指甲上吐口水。對着大衆，一個姑娘，拉起着裙子，蹲着，拉痢疾。

人們哪兒都不能藏躲。

人們從火車底下被趕了出來。

在兩便所前邊，一大溜人，比在分配熱水的大房子前邊的還長。車站後邊全部的牧場，所有的溝渠，所有的土堤，都被汩濫滿了，都被糟踏完了，人們，在一種污穢裏，傻了一樣，任天由命。

有些火車到了；有些個別的人們走了。

僥幸的人們呆在緩衝機上，車頂上。倒運的在車站裏足足地徘徊幾禮拜，昏昏沈沈的幾夜。母親們悲嘆着他們挨餓的孩子們，挨餓的孩子們咬着母親們的乾奶頭。

密茜迦和瑟琉吉迦站在一堆炭火傍



邊；密茜迦拿着一根棍杖搔起灰來。一個蓬着頭的婦人用一種針撞似的聲音喊叫：

——滾開！這裏扒手比蠅子都多，你們不行……

一個穿着釦扣得緊緊的斗篷的人斜眼瞅了瞅密茜迦。

——你要幹麼？

——沒什麼，我找我親屬。

——不要忒靠近。

在車站的一個角上，一個禿頭的韃靼人，睡在一條板凳底下，在沉重的靜默裏突昂說：

——啊，阿拉！啊，阿拉！

在另一角上，一個長着紅色連鬚的鬍子的農民，把胳膊伸作個十字架形，面朝天。他底鬍鬚，帶着些個臟毛，蓋着些灰色的大虱子，同螞蟻窩裏螞蟻那麼多。他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睜而復閉。他底收縮着

的左脚顫着，他底另一隻腳在直立着不動。在他底小鬍子上，在濕的鼻窟窿傍邊，落着一個紫藤色腦瓜兒的大綠豆蠅。

瑟琉吉迦問：

——他病了麼？

密茜迦沒有回答。

一塊醒醃的麵包，在那人身傍，蠱惑了他。知道那農民死了，密茜迦想：

“只要我能搶到那塊麵包來啊！沒有人，沒有人能看見我。那韃靼人的臉爬在地上。就是他看見我，他不會捉住我。我把好的那一頭兒放起來，瑟琉吉迦拿那一小頭，因為他人小。”

密茜迦來來回回地走，偷偷地從窗戶往外瞅着；他底大腿，對着初次偷竊底懦怯的思想，突然間，軟了；他底面孔，他的雙耳，滾滾地發燒。他給瑟琉吉迦使了個猜惡的眼神，急忙地嚶嚶同他說：

—— 哎，從那兒看着啊。

—— 哪兒？

—— 那兒。從門那兒。

一，二；作完了！

瑟琉吉迦問爲什麼叫他巡風：

—— 密茜迦，得看誰呀？

—— 誰都不要，不要擔心……

在站台上，有些個人們追着站長，哀求他，因上帝底名，叫他們先上火車。

—— 站長同志，給我們開恩罷。

—— 等一等，等一等，衆同志，我作不到。

密茜迦參加在他們團體裏。

他們停住，密茜迦也止住，拉着任什麼不懂的瑟琉吉迦底手。

他們去了帽子；密茜迦也脫弔他父親遺下的那頂舊便帽，撼搖着瑟琉吉迦；

—— 你脫帽呀。

交涉沒有辦好，他們叫吼起來。密茜迦，像一個大人似的，也說：

——他們要人送錢呀。

跟着，他瞧了一位婦人，頭上飾着好多好多的小頭梳。

人們在沙馬拉看得見這樣的打扮；他亡父管叫做“奇奇”。婦人站在一輛綠車月台上；她在手指上戴着兩個金戒指。她兒耳朵底一個上閃耀着一顆珍珠，她牙齒不像我們：牙齒也是金的。些個男孩子，站一排，瞅着她底嘴。婦人扔了一塊骨頭，小孩子們趕快跑上去。他們跌作了一堆，互相地捶打起來，像聚聚攘攘的蝨蚱一樣，騷動着。隨後，他們又重新排列在一排。扔了骨頭之後，婦人又扔起麵包皮來。

密茜迦被動搖了。

——她扔麵包，這混蛋東西！

他正一正他底搭子，同瑟琉吉迦闖上前去搶。

——人要打我們倆啦！

密茜迦身軀小，可是短粗，同尼迦諾爾大叔完全一樣，比什麼人都會打仗。當他打了一巴掌，所有的頭都打響了。

婦人瞅見了穿着很大草鞋底那小孩子，特意地扔下了一塊麵包。拿呀！密茜迦鼻窟窿膨脹了；他用右邊肩膀一撞：一下子他弄倒了兩個，跟着就是第三個。把他底頭按到地上，像鉄鉗子一般，把他底脖子夾住。一塊壓碎了的很小的麵包皮，像塵土似的黑，落在他底手裏。

他還沒有工夫喘過氣來，那婦人又扔下了第二塊。

密茜迦像一個魔鬼似地又跑上去。

——瑟琉吉迦，搶啊！

但，這一回，一個大肚子擰腿的小孩

打勝了他；他在瑟琉吉迦大腿上鈎了一下，把他弄了個狗搶屎。瑟琉吉迦站起來魂胆俱潰；他用他兩隻拳頭作了一個大架式，但打到傍邊去了。擰腿的那孩子，把穿長襯衣底一個小姑娘打走了以後，像一個黃鼠狼似的，激怒着對着跑來應援的密茜迦。又有兩個小孩子喊叫：

——上啊，萬迦！

密茜迦正了正他背上底搭子，把蓋在他雙眼上底便帽推上去。

——上呀！

——你或者以為我怕你罷？

——上！試一下！

婦人，於是，又扔了一塊麵包皮。

同時，有一個人從窗戶擲出一塊四摺的紙來。

——啊！王八蛋！

若是密茜迦能把自己切成了兩個呀，

然而……他趕快闖上去拿紙。

——裏邊有東西哎。

他用他那發顫的手指打開了那張紙，但裏邊只有一棵烟捲頭兒。

——喂，巫婆子們，叫癩病醫你們。競賽持續了好久。

有時是密茜迦一下子打倒了兩個人，有時是兩個孩子把密茜迦按倒。

他比別的人們都拾到多，他覺得安樂。誰知道他不能再檢到一個“奇奇”呢。她會扔的，若不是她吝嗇。要緊的是到得塔什干，帶回了十五立窩穀子來喂鷄，和盡量的麵包來。

一些過家的粗魯的思想在他頭腦裏想得井井有序，使他心裏高興，他所抱負的來春種地底希望拿一種愛撫的熱力纏繞住他。他餓瘦了的身軀感受了一種農民的溫柔的疲乏。

瑟琉吉迦什麼都沒有拾到。

他曾捉到一塊麵包，可是，萬迦，那大肚子擰腿的孩子，用手給他搶去了，用他那大的貓爪打了他個嘴巴。

他們在車站後邊坐地。

密茜迦列數他底勝利品，他說：

——五個。三個給我，兩個給你。

瑟琉吉迦吞了他那兩塊麵包皮；他的嘴吃得粘粘糊糊的。

——密茜迦，再給我點兒啊，我餓呀。

——現在夠啦。嗑點水，睡罷。

——哎，把那塊小的給我罷。

——哪個？

——哎，你膝蓋上那塊。

密茜迦他也沒有吃飽。他手摩着從那農民偷來底那麵包，突出了口唇。

——你老要。你，你幾時給我呀？

——我把捻釘給了你啦。



——是我贏來的。

瑟琉吉迦沒話說了。

密茜迦從口袋裏取出來捻釘，拋在地上。

——吃了他，因為你不願意作我的老弟。

兩個人呆了好久沒說話。

——我欠你幾塊啦。

——三塊。

——不對。

——那麼是幾塊呢？

——算，你來瞅着。路上，我們休息時候，我給了一塊。在那個車站裏，坐着，又一塊，這是兩塊啦。這次我又給你兩塊，這是四塊啦。我不像你似的，我不往多算。

瑟琉吉迦哭起來了：

——我肚子疼。

XI。

夜裏落雨。

在荒涼的地帶裏，男男女女們激動着，炭火凝縮了，無禮的詈罵融化了。有一個人，在黑暗裏喊叫：

——戴上頭巾。

——哪兒？

一大羣人因擁向車站去；有的些人急忙地跑到車箱底下。只有一個婦人，站在平原裏，發潑地罵街：

——密古來，鬼把你帶哪兒去啦？

密茜迦和瑟琉吉迦在沼地裏走了好久，在些個坑窪裏跚蹣着。他們很晚才到了車站，找了個坐底地方；他們緊緊靠着一條走廊的牆。瑟琉吉迦肚痛。

——密茜迦，我要……

——又是？跑到牆後邊去。

——同我來。

密茜迦輕蔑地唾了一口口水，發惱。

——你真蠢，瑟琉吉迦。你總有事，你又叫我去。無論怎樣，這裏沒有狼咬你大腿。

瑟琉吉迦往牆後邊跑了十幾蹣，用一種虛弱的聲音仍不住反復說：

——密茜迦，我肚子疼。……

——但不要硬擠呀！

——我沒硬擠，他流出來啦……

——把你的口涎嚥下去！

——我的肚子咕咕地響。

照顧他照顧得累了，密茜迦懶懶地說：

——事過去啦，不要再想了。你肚子痛，因為你嗑了壞水。

瑟琉吉迦不想了，但他發抖顫，他緊貼在他伙伴身上取一點熱，閉上了雙眼。

——我冷啊！

蒼白的燈光，被集在沼地上打在車站房頂上的大雨點，濃罩住了。一個人，戴着皮便帽，過路，他鞋後跟拍拍地踏在地上；他踩了瑟琉吉迦的腳。

瑟琉吉迦哭起來。

密茜迦，他把他父親的舊便帽卡在雙耳上，作一種難受的神氣瞅着他。

——爲什麼你呀呀聲，瑟琉吉迦？

——我冷……頭發燒……

多麼倒霉！密茜迦在人堆裏溜着走，喊叫着：

——老哥們，你們叫一個病了的孩子

暖烘一會兒咬。

沒有人回答。

於是密茜迦作起了詭計來；他拉着瑟琉吉迦的手，又更大聲地喊道：

——讓我們過去。

——誰哪兒去？

——我們找媽媽去。

他們在一個再上溜着，直到一個婦人底口袋上邊，那婦人喊叫：

——什麼地方他們不亂串呢？我就等你們呢，當真……

若是人想弄詭計，得弄到底，不然會沒有好結果。密茜迦底聲音再沒有這樣和悅的了。

——老媽媽，你是不足六克人罷？

——從口袋上滾下來！

——我們不動彈牠。

一個男人，在傍邊，頭都沒抬，說

道：

——扭他頭髮，他就知道啦……

——我們失丟了我們的母親，我們父親餓死了。

那人沒有抬頭仍舊說道：

——我也是個孤兒，我沒同父親走路。

密茜迦在那口袋傍邊取暖，眼困了一陣。他就堅堅實實地睡着了，這時，瑟琉吉迦在夢裏叫吼起來：

——一個其爾其茲人喲！

婦人的小孩子哭了。婦人發惱：

——不要叫喚：你嚇了我孩子……

但瑟琉吉迦又吼叫：

——失火啦！

恢復了意識，他要上便所去。以後他突然昂起來，頭枕在膝蓋上。

密茜迦，失望，閉上了眼睛。

他幻想着塔什干，他那心嚮的城市；在他腦袋裏，毫不停息地，來來回回地想着他要帶回來底那十五立窩小麥和那兩口袋麵包皮。他想像着抓在緩衝機上，攀上了火車頂上，藏在火車頭上邊，沒有一個兵，也沒有一個軍官會捉住他。若是他們上了車頂，他就下來。若是他們搜查火車頭，他就躲開。而到處人們要講論他說：

——那傢伙，真光棍！

——誰？

——就是那，沒有車票沒有通行證走路的那個不足六克人。人們沒能把他扣到歐塔提迦裏頭……

在他傍邊，瑟琉吉迦渾身發顫，像一個小瘋狗似地呻吟着。

密茜迦用他底陰鬱的，惡意的，沉思的眼睛打量着他：

“爲什麼我叫他累着呢？我最好是不同他打伙計；但現在不能夠了；我們約好了互相邦助。若是我拋了他，他就糟啦，若是我照顧他呢，我幾時能到塔什干呢？混蛋！一個人走路是沒味的，的確。但我可以拿到六塊麵包，我一個人都吃了。

他底頭裏，盤旋着好多好多的苦痛的思想。他溜出了車站，走到站台上。

在一輛車底下，他看見了和他搶麵包的那擰腿的萬迦，和叫做斐特迦的一個孩子；兩個人都坐在一個車輪跟前，乾着，半睡，半癡。

萬迦認識是他的敵人，用一種親善的聲調同他說：

——同我們來。

——幹什麼？

——煖烘一會兒。

密茜迦坐在車輪傍邊，講論瑟琉吉



迦，講他拉痢，述說他們約好了誰也不得拋棄誰。瑟琉吉迦，他，一點都沒有用；他什麼都弄不到手，密茜迦他是得安排一切。方才，是他搶到了五塊麵包，若是他想要，他什麼都可以拿到手。

萬迦從眉毛底下瞅着他。

——你仗勢有勁兒啊？

——爲什麼不呢？給我吃飽了，我兩個人都不怕。

——啊，這傢伙，真混障！給我吃，我也能夠。

斐特迦用他那冒火星的雙眼瞅着密茜迦，問道：

——你同我們伊亞迦打過仗麼？

——他幾歲？

——十三歲。

——看他是怎麼樣擺。同大人都打得。

裴特迦因起了怨恨：一個人，倆個都不怕啊！冷不防，他用他胳膊肘飽飽實實地撞在密茜迦的頰上。

密茜迦正了正口袋：

——你找算我啊？

——你呢？

——注意；一拳頭，你就得仰朝天。

萬迦蹴了他一脚。

——停！

裴特迦預備他的拳頭。

——去，萬迦，要方才那幾塊麵包。

像三棵蘆草似的，他們在車輪底下抓在一塊，互相打了好久，滿心是火。萬迦底手爪是很厲害；密茜迦的鼻子給搔破了。但密茜迦挾住他的腦袋挾得緊緊地，結果他作出耗子般的叫聲來……

XII

傍午，到了由闊車構成的一列火車，  
沒有貨物列車。

沒有人能上得去。

万迦和裴特迦被趕走了，有三個小姑  
娘被拉進歐塔捷迦裏。

——沒票底人們！

密茜迦走運了。

他繞着高的紅車輪轉去，隨後安頓在  
一塊踏板上。他一準可以走了，但在他頭  
裏一個思想不住的轉來轉去：

“我扔了他啦，我扔了我的夥伴了。  
我的病伙伴！”

火車頭底車輪要動彈的時候，這種思想更越法地在他腦袋裏迴旋起來。

“我扔吊他了！”

密茜迦從他的坐位上跳下來，悔恨得要哭：

“爲什麼我沒同他擁抱呢？”

紅車輪的火車頭走了，在牠走後留下了一種窘迫的悲哀。

瑟琉吉迦，在車站的一個小房子後邊太陽地裏躺着，用他那灼熱的舌頭舐着口唇。他形容憔悴，他鼻子瘦長。密茜迦坐下在他伙伴身傍，搖着頭。他從他搭子裏拉出一個破布包，放在舌頭上一撮鹽，蹙着眉頭，吐口水。總是一言不發地他順着火車走。他脫吊了他的帽子，一輛車底窗戶底下待了些時，走他底路。檢到了吊在

地上的一點兒馬鈴薯，他如飢如渴地嚼吃了。

有一輛車噴出了白菜湯的濃香來。

密茜迦重新又脫下了他父親那頂舊便帽。

——善心的太太，捨點東西給病的孩子罷。

——給誰？

——給一個有病的。

——滾蛋，別等我澆水。叫我一點靜的工夫都沒有，這些惡鬼們！

密茜迦一言未答嘆了一口氣。他走過了最後的一輛車，坐在細而光滑的軌道上。

他亡父常說：

“受——他們總有預備：給——決不會！”

密茜迦把頭抱在兩手裏，待着不動。

“他會在這兒死了：沒有人會可憐他。”

正在這時候，出來了一個穿白衣裳的城裏看護婦，她手裏拿着一大塊黑麵包。也許她親眼看出來密茜迦是特別爲難，也許是密茜迦底睛眼表示出來他的災厄。

——你哪兒去，孩子？

這種愛撫的聲音圍繞在密茜迦身上如同滾水一樣。他瞅着她：她不是嘲笑，她雙眼作出憐憫的樣子。密茜迦好久沒有反想；他如懺悔似地講述出了一切：是如何他伙伴同他商量好一同去塔什干，約定好在路上誰不得拋誰；但他伙伴有一點病，誰都不給他們麵包吃。密茜迦，他自己，可以趕快地走路，但他不能拋弔那一個，那一個，沒有經驗，若是一個人待下，就得死啦：下生以來，哪兒都未去過，他怕火車頭。

——他害底是什麼病？

——他下痢，因為嗑了壞水，害一種熱病。

——把他給我看。

當他們到了小房後邊，瑟琉吉迦所在的處所，密茜迦說：

——哎，就是他！

看護婦看了看瑟琉吉迦的肚子，說：

——他害底不是熱病，是塞扶斯；他會好不了，一定。

——可是現在往哪兒放他呢？

看護婦反想了一會兒，說：

——我們車裏，滿了病人；可是得叫他睡覺。我要把他帶到下一站，那兒我送他到病院去。好麼？

並不是因為人要送瑟琉吉迦入病院，使密茜迦歡樂，雖然他到是很喜歡；特別是因為地球上還有慷慨人。只是得找到他

們。他的心鬆快了，飢餓也不大讓他肚子難受了。看護婦剖開一塊麵包；密茜迦高興得要哭了出來。

——謝謝，馬丹。

他心裏想：

“啊，若是她萬一能把我也帶去麼？”

看護婦，她也許是一個巫婆罷？她立刻猜到密茜迦的心思。

——以後你往哪兒去呢？

密茜迦瞅着那悲慈的雙眼，招實說：

——把我放在一個角上，好太太，我當誰都不說啊。

地球上有好人呀。

他底心鬆快了，飢餓也不大使他肚子難受了。

密茜迦坐在病院車裏，他不相信他底眼睛：是夢啊，是真呢？

車振搖，動轉。車輪軋擊着，作出來



時間的節奏；密茜迦在一角上微笑着，在一種天藍色的睡眠中，他的思想混和在一起：

——現在擰腿的萬迦哪兒呢？炭火哪兒呢？

所有的炭火一下子全都消滅了；只剩下了響叫的車輪。

——吐——吐——吐！吐——吐——吐！

隨後，車輪的哀訴也緘默下去。

他睡着。

### XIII

病院使他歡慰：是塗刷好了的，有好多窗戶。瑟琉吉迦在裏邊要養好病啦……人們讓他吃藥水，給他藥粉包；他不久就會起得來身。從塔什干返來，密茜迦來找他。東西會弄得很多；他們要平分麵包，他們要毫不妬嫉。誰都會害病，害病不是犯罪呀。

人們用担架把瑟琉吉迦一直抬到病院底門口。隨後，抬夫走了；待了好久，沒有一個人出來。一隻鴉鵲在樹裏鴉鴉地叫

着。

——這是凶兆啊；只要他不遭殃！

瑟琉吉迦恢復了知覺，哭了：

——把我帶到哪兒來啦？

——這兒，是一個病院，不要怕。

——你呢？

——我待在這兒，同你在一起。

密茜迦坐在門口上靠着担架，講述起有一個極善良的婦人，憐憫他們，給他們麵包。“我一定要把瑟琉吉迦醫好了”，她說。“我知道有一種治法。”無論怎麼樣，密茜迦孤零零一個人是不會繼續走路；他要到市場去：同在不足六克一樣，有一個市場在車站後邊，人能夠買到要買的所有的東西。瑟琉吉迦不因為他們倆個爭吵過就懷恨他；走路是難免爭吵的。

他想起了他贏了的那根捻釘。

——你以為我真要那捻釘啊？我要他

有什麼用處呢？我是想氣你呀……

他從他暖的口袋底兒取出來捻釘，放在瑟琉吉迦手裏。

—— 哎，扔傍邊去。

當病院門全都開開，瑟琉吉迦穿過到永遠裏的時候，密茜迦感得一種不可忍受的苦痛，感到了他自己的酸辛的孤獨。在一個白衣婦人登記來人姓名的棹子傍邊，他用一種疲乏的音調講述說：

—— 我們是落巴汀諾區農民。我叫做密凱拉，多多諾夫，他，瑟爾桂乙，伊凡尼特。

—— 他姓呢？

哎啦，密茜迦忘了瑟琉吉迦的姓了；但，方才他還在嘴邊兒上呢。他想給出綽號，但那婦人要真名字。

—— 用我名字寫罷：密凱拉，多多諾夫，落巴汀諾區人。

——你會寫字麼？

——怎不會！

——簽字。

密茜迦肚子伏在棹子上，作出用力的怪神氣。

有好久好久他沒有寫字了；手不大好使了。簽了字，他又淒涼起來。

他走出病院；捻釘丟在門口。

“啊，瑟琉吉迦把牠忘了！”

他從一個窗戶瞅瞅沒有人。他攀上一個窗台上；有一個人用手指吓嚇他。他像一個喪家之犬似的繞病院轉了一圈，又回到門口。

“怎能遞給他那根捻釘呢？”

門開開了；在一個担架上抬出了一個人。密茜迦以為是瑟琉吉迦，但那是一位死婦人；她光着腳。是何等的淒慘呀！密茜迦餓了，哀悼他的夥伴：

“爲什麼他忘弔了他的捻釘呢？”

1954年10月10日

#### XIV

密茜迦在市場裏商人中間足足呆了一整天，知道了一條裙子，一件女衣，值多少錢，麵包要多少錢。他已經想要從搭子裏拿出他祖母那條裙子，這時他聽見有些農民們在他近傍說：

——歐林堡那邊其爾其茲人買各種東西都買得很貴。他應當到那兒去。

密茜迦心想：

“我再少等一等。”

他試行乞討；但那地界婦人們是壞透



啦。當人向她們叫：

——媽媽，——她們看都不看。

而若是人們強請求說：

——爲上帝底愛！她們就伸巴掌威嚇你們。

她們裏的一個都想捶密茜迦；她一定是聽見人說他偷過一塊麵包，她走遍全市場喊叫起來：

——注意，臭小偷。好久好久我就看見你在附近來來回回走。

密茜迦把他父親的舊便帽卡到眼睛上邊，盡力想去躲避誹謗。人們把他報告給歐塔捷迦，他，不用打別的官事，亦得關個一兩禮拜呀。人要向他要護照：他沒有。最好躲遠點……

傍晚，他才想起了瑟琉吉迦；好像心裏突然間的一個打擊。

“你不去看他去呀？你約好他了。”

剛想要跑，他聽見些個農民們說：

——有一蹕火車開塔什干。快開啦。

突然間，密茜迦的頭劈作兩半。一半吩咐他去看瑟琉吉迦，又一半使他恐懼：

“不要去，你要晚啦。”

最初的一半又嚙嚙地向他耳朵裏說：

“把你夥伴拋在異國，你不覺羞麼？你現在不想踐約啦？”

病院是老遠的。在走以前最後的一個訣別呀。無論怎樣，最好是叫瑟琉吉迦知道，別叫他等着……

別的那一半又按撫他：

“你們倆議和好的，並不是那件事。你跑一蹕也沒有用，你要趕不上車啦。你還得待一天，待一夜；在這些時候，你可以走一百俄里。若是你特意去的話呀！但不要，你不要特意去”……密茜迦心裏

苦悶了好久。

他從車站裏出來，有時瞅着病院，有時瞅着火車：

“牠動是不動呢？”

火車未有開。

密茜迦的真誠戰勝了他底猶豫，擁他往前走；他拼命地跑到病院門口，站在那裏，傻傻喝喝的：三個窗戶是黑的，只有一個窗戶有亮；他攀上點着一盞燈的那窗戶；有一個人拉他的襯衣：

——你哪兒去？你要炸玻璃啊？

密茜迦轉過身來，看見手裏拿箒的一個人：

——我找瑟琉吉迦。

——哪一個瑟琉吉迦？

——在你們這兒呢，落巴汀諾區人。

——這兒沒有瑟琉吉迦，你走着。

——怎麼？是今天人們把他抬來的，

沒在這兒麼？

這時，一個火車頭在車站拉笛了。

“火車哎！”

密茜迦撒出腿來跑；他覺不到地在他腳底下。到了車站，他茫了一般。有些人四圍跑着，也有些人安安穩穩地嗑茶。他問了一個人，那人聳一聳肩。

——我不知道，大爺；我自己也等有四天了……你哪兒去，你？

——去塔什干。

——塔什干火車開了好久啦。

——牠開了麼？

——真開了。

這給了密茜迦一個致命的打擊。他急跑到傍邊，在夜裏撞在提着一桶熱水的一個婦人的身上。水桶翻了，她燙了手指。婦人把水桶扔在他大腿上，吼叫起來：

——捉住他！

這不是一個鹿從樹林空兒跑出來了，  
是蜜茜迦擺搖着肩上底搭子啊。在他後  
邊，一種喧騷打擊在他耳鼓上。

——賊呀！賊呀！捉住他！

——一些農民擋住他去路。

——啊，狗仔！

——我什麼都沒作，不要打我呀！

——叫國民軍來咬！

——哎，國民軍諸位同志，這個臭皮  
囊……

——偷了一個婦人的口袋了。

——圈住！

是地轉呢，是人們一個往一個身上跳  
呢？

都不是。

不是地轉，也不是一堆雜沓的人家；  
是蜜茜迦的眼睛炫暈了，他的頭轉了。他  
看見他自己圍在一個驚愕的人圈裏，他舌

頭在他口裏動都不動。他想說話，但是說不出來。一滴淚落在他頰上；在這混亂中誰又睺到這一滴淚呢？人們只看見了他那搭子。他的危難，把在車站等久等傻了的農民們都招惹來……

——得打這條狗！

國民軍拉住他的胳膊：

——來！

“完啦！”

這樣是密茜迦底唯一的思想：

“我糟糕了。”

## XV

他任憑人帶他到最終裁判；他的膝頭軟了；他想起了他的父親，尼迦諾爾大叔，比別人打拳打得好；他心裏對瑟琉吉迦滿懷着酸辣的怨恨：

“弄到這步田地都是他的錯。”

但歐塔吉迦不像他想那麼可怕；和他們家鄉的伊思波爾根有點相似。

在一個大棹子上坐着一位穿皮衣裳的領袖；他身傍有隻手槍，在他便帽上，布爾希維克的徽章。那領袖用手指搔着鬚

鬚，用他那一暫一暫的眼睛瞅着密茜迦。

——怎麼回事？

——捉來一個小孩子，都那艾夫同志，那國民軍說明。

——沒票罷？

——只有天知。人說他偷了一個口袋。

——帶他上來。

密茜迦十分謙遜：他把他手指放在褲縫上。他左手嚇得發顫，他的腿軟了。好像是天花板落在他頭上，歐塔捷迦全部在波浪上動搖。

都那艾夫同志故意地不講話，不緊追求。他只是有時用他那一暫一暫的眼睛在紙上急地瞅了一下。

隨後，瞅密茜迦。

——你叫什麼名字？

——密茜迦的頭髮在頭上直豎起來，



他鼻子發燒：他連出鼻氣底工夫都沒有。

——幾歲？

——十二歲，十三歲。

——好！你吃烟麼？

——不吃。

——別說謊，密凱拉，多多諾夫，我們全知道了……

看見了領袖口唇上一種微笑，密茜迦心想：

——他扯謊，他一點不知道，因為他笑……

而領袖又笑了。

——爲什麼你偷一條口袋呢？

密茜迦覺得鬆快了；他從新向自己說：

“我給他講些事情：他念很相信的。”於是他就講起來了：好久好久，他父親同他，他們就想上塔什干；他們拿到了一張

車票，一張旅行證，但父親在路上死了。密茜迦滿可以拿他的車票和旅行證，但他沒有想到，他沒有拿票就走了。以後，他們村裏有一個別家孩子跟住了他——好也罷，歹也罷，——因為自己一個人走路害怕。他也害病了。可以去問他去：他在病院呢。密茜迦去看他去，這時車就拉笛兒了。一下子他害了怕，他跑起來，撞在一個婦人身上。已經是黑夜了。他撞翻了水桶：婦人喊叫起來。聽見這個聲音，農民們以為他偷了東西。但，他身上背着的，是他自己的口袋。在口袋裏還有一個口袋，在那一個口袋裏，有一個飯盒子，一兩撮鹽是預備途中用底，還有他祖母一條裙子。他並沒偷東西。

人們打開他的口袋；正對：一個飯盒子，一些鹽，一條裙子。

都那艾夫同志瞅着密茜迦，又搔了搔

鬍子。

——你知道在鐵道上走路沒票不行麼？

——不錯，我知道，但往那兒去呢？我是餓得利害呀！

——你到塔什干想幹什麼呢？

——我要作點工。

——你能幹什麼？

——人叫我作什麼就作什麼。誰知道呢？打烟鹵，種地擺……

都那艾夫，那位領袖，搖頭，微笑着。

——好啦，密凱啦，多多諾夫，你是一個爽直的孩子呀。照章，我得罰你，使你不再惡化下去。明天你同沒票的婦人們去搬木頭去罷。你作一點工，你再走路。可是，在我們這兒，不化錢是不許走路的。懂麼？

密希迦等膩了。

同國民軍從歐塔捷迦出來，他，覺得鬆快，向他說：

——我不怕作工。你給我作什麼，我就作什麼。

## XVI

大長的天。老過，老沒有完。起頭，太陽上昇，上昇，隨後，落下了；但天黑還早呢。有好些山好些山的木頭，特別是在人一棵一棵地運搬的時候。密茜迦支起來他那農民的強硬的脊椎；他一下子拿三個。他眼睛累得直滾，他大腿發顫，在他那雙過大的草鞋裏跚蹻着。他以爲人們要誇獎他熱心，但婦人們詛罵他。

—— 哎，小孩子，別多拿：這不是在自己家裏。

——什麼？

——少賣氣力。

一個裸着滿是傷痕的大腿的農婦先倒了。她的頭擰過去，她的嘴腫了。她用她那昏亂的眼睛瞅着周圍，顏色霜白。她摸着她的大腿，如同傻了一樣。在她周圍的那些婦人怎麼辦呢？她用鼻子搶在地上，舐起手指頭來。

——哎，怎麼，那真迦，你要死啦？

——我已經沒有氣力了。

死令那真迦的頭躺在一根樺木上，把他的大腿拉近腮下。要搭救她，必須有一點滋養物；可是哪兒弄去呢？分開他自己的麵包呢？那也不能讓她吃飽，反而與自己是有害的。

——這就是人生！

婦人們騷動了一陣，隨又靜默下去。

各人想着各人的事：

“我達得到目的麼？”

她們在那兒，作了一個半圓圈，打着寒噤，懷着壞心眼兒，挨着餓；那貞迦躺在中央，安心立命的，靜靜的，露着血淋淋的大腿。等到晚上，人們送她到車站裏，密茜迦脚步重重的跟着他走；卡在他眼睛上的他父親那頂舊便帽，帽遮兒蓋住了他雙眼；他的胳膊累得她酸疼。

今後，他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了，他懂得人生了。若是他害了病，偶然間，誰搭救呢？他得自己一個人抵抗，想方法。不然，就得死了。

但密茜迦白相了半天，他什麼都未弄到。

他試着挨着火車乞討；沒有人給他東西。人們驚恐地瞅着他，好像是他有傳染病似的。人們很兇橫地趕走了他，好像許久以來就憎他一樣。

有一個人甚至把茶壺倒在他頭上。

密茜 迦惱了。

“臭小財主，強盜！人們很應當派一點赤軍到你們這兒來。”

他走遠了，隨又回來。

“他們也許同水一同扔了一塊麵包罷。”

他蹲在黑暗裏，用他的手指搔起地來；他最初拿到的是一塊石頭，第二次是一塊泥塊。他在膝蓋上擦他的手指，恨恨地閉上了眼睛。

“人們嘲笑窮人呀。”

他沈默了好久，又去搔地；他摸到一塊魚骨，他在上邊吹了一下，用襪衣擦牠。

“只要是我吃了腳踐踏的這塊魚骨不生病呀……”

但是他已經張着的大嘴，他飢餓的雙



頰，忍不住地顫動起來了。

“吃！這個魚，不賊呀。”

魚骨在他牙裏咯吱咯吱地響，唾涎從他口唇裏流出來。

“管他呢！可是現在哪兒去呢？”

XVII

那貞迦躺在車站裏底一條板櫬底下。

同樣，在又一個車站裏臥着農夫和禿頭的韃靼人；在大衆裏，沒有人管她。人們哭，人們唾口水，人們詛罵，人們哀嘆。各人帶着各人的苦痛，各人担着各人的煩惱。

如此這般的一種苦惱侵入了密茜迦的心裏：他也要躺在那貞迦的身傍了。但他不能那樣辦。

他是上塔什干的，他必得走到。最好

是在遠一點地方死。他不能支持着走路麼？他還有力氣喲；他再忍耐過今晚和明早，他會賣了他祖母那條裙子；人們會給他五六立窩的麵包，那麼，一切都會順利啦。他一下子別都吃完；他吃半立窩，把其餘的放好。五立窩是十個半立窩，那麼，可以吃十天。十天，就能到那兒打個來回，若是火車在途中不耽擱。

。 密茜迦的思想是條條有理的。

密茜迦覺得舒暢。

。 有些人們，在一個角上，紛紛講論塔什干又講論撒馬爾干；那也是一座城市，只是在塔什干的那邊，比那遠四百俄里。密茜迦傾耳聽着。麵包在撒馬爾干很便宜，比在塔什干還賤。塔什干生活程度也增高了，什麼都拿不到：是不許的。但往撒馬爾干那邊再少走遠一點，到撒爾特人那兒，什麼都幾乎不要錢。一雙舊鞋在那

兒能值四波特穀子，一雙新的，六波特；一條破爛裙子能賣得一波特半，或兩波特；因為那裏是亞洲，沒有工場，人們很富。一個撒爾特人，比如說，有四個老婆：一下得要四條裙子。而他們用鍋煮茶；一把好水火壺值十二個波特……

這一片談話，攪亂了密茜迦的頭腦。他那家長的心情緊張起來，使他難過。他想起了他那條裙子來：

“不應當賣了牠，哼？我有力量等一等麼？”

一波特半，兩波特，是不同小可呀：一下子能把一切不走運的事都正當過來。若是年成好，可以收三十個波特：得裝多少毛袋呀！那夠他們用了，也夠馬用了，若是買一匹馬。

成熟的麥田在他底眼前搖蕩，在落巴汀諾熱風之下，作成了波浪。密茜迦覺得

身在自己的田裏，同鄉間農民們談話。

——好啦，密茜迦，到了收割的時候了。

——我明天起首。

於是母親拿着她的鎌刀，亞什迦拿着他的鎌刀，費迦，在後邊，空着手，因為他太小了。

得絕對地等着。

不應當在這兒賣裙子。

若是火車不會立刻馬上就開走，他可以在車裏待着；人們不都是一樣的：有的人趕你，有的人就給東西。

密茜迦在站台上走了好久；他的治家的思想壓服了他；他的大腿已支持不住他了。他累了。他坐在一輛車傍邊想要休息一會兒，但，睡着了，頭頂在一個車輪上。他那沒有東西吃的辛辛苦苦的那一天，一種農民的歡樂安安地把他催睡，他

沒有作夢。

早晨，他跳起來，發楞：他的脊骨輕得利害。他用手一摸：搭子已經沒了。

——天呀！

他鑽到車底下：沒有。

他到處找：沒有。

他圍着四輛火車轉過：沒有，沒有，沒有。

——主呀！

汗珠子滾在他額頭上，他的襯衣底下，他的心停止悸動了。

——人偷了我啦！

他的腿彎了。他坐在一條鏽的軌道上，哇哇地哭了。

一種人間的大災難打擊在小密齒迎身上，壓迫他，窒塞他。他把臉跌在兩條枕木當間，像尖刀子揷着的羔羊似的團團在一堆。



## XVIII

密茜迦哭了挨班的兩點鐘；然而他必須活動。哭了減輕了他的一半苦痛之後，他沿着軌道走要開離了那裏；走了五六步之外，他想起了瑟琉吉迦：他得向他辭別呀；誰知道他們準見不着面呢？若是他碰不見會憐憫他的好人，就算完啦；他還能支持一會兒，底確地，但在黑天以前人們什麼都不給他，他又當怎麼呢？他一定要倒下了……他就得躺着挨災，再也起不來身了。沒有人要他，人們瞅見他，要轉



過頭去。作路倒的人真多呀！他們要說；  
這一個也要死啦……

不要照耀了，太陽，你不能叫密茜迦  
高興。

而你呀，鐘，你白在禮拜堂頂上振  
響。

慘酷的苦痛，人間的痛苦。

麵包，捨出了的……！

在病院裏，密茜迦受了無人情的待  
遇。

——你要幹什麼？

——瑟琉吉迦在這兒。

——明天來，今天不許。

——我好久未來了。

——他死了。

——他怎麼死了？

——滾蛋。你不知道人怎麼死麼？他  
給人埋上了。那就是你那瑟琉吉迦。

不幸的日子啊！密茜迦在病院門口坐着待了好久，以後，他去睡在一棵樹底下。

是多麼不走運！丟了裙子；沒有人給麵包。是爲什麼鴉鵲們鴉呀鴉呀地叫呢？看地上那東西，那叫什麼呢？……是一個黃金蟲。捉住牠，吃了牠。落巴汀諾的人們貓貓狗狗都大吃特吃；但這黃金蟲，得叫什麼呢？

啊，一隻家雀。無論怎麼，還有家雀。啊！若是伊亞迦拿着槍在那兒麼。

在密茜迦頭上直立着‘死’，冷酷的，餓虎一般；很帶有齷齪了的裸麥麵包的氣味。哪兒有麵包呢？他檢了一塊木屑；木屑嗅着有麵包味；他嗅了嗅牠，隨又把牠扔了……他掙了一把草，咀嚼。而他底眼睛又累得閉上。

‘死’。

然而，有慷慨的人。

在密茜迦底頭上，旋轉着冷酷的餓虎般的‘死’，數着他生命的最後的時間，最後的數分間。她已經放在他口唇上，格在他脊椎上，她那冰冷的手指。最後一次，瞅了瞅遠處的天空，異鄉的天空罷，瞅了一瞅你的肚子罷。在夢裏從塔什干逃去落巴汀諾罷。從你心裏，把農民的思想丟出去罷。‘死’用她那沈大的靴子踩在密茜迦額角上，嚙嚙地向他耳中說：

——爲什麼你哭泣？沒有用了，沒有人可憐你。

正在這時，歐搭捷迦的那都那艾夫過路；他看了小孩子，他認識他，站住了。

——哎，密凱拉，多多諾夫，你在那兒幹什麼，躺着？

——我沒有勁兒了？

——你怎麼啦？

——我累死了。

——啊！啊！糟糕！

密茜迦瞅着都那艾夫同志：他帶着和藹的樣子；他的聲音是溫和的。“講給他你的苦楚，或者他會可憐你……看，他帶着赤軍徽章；一定，他，像伊凡似的，是共產黨啦。”

——都那艾夫同志，你有一塊小的麵包皮沒有？

——你幹什麼？

——我餓極了；我很怕害病……

都那艾夫很和氣。

——爲什麼你害怕？

——我母親待在家裏；若是我死了，她也得死啦，小兄弟們也得死。幫助我……

都那艾夫用一個手指搔鬍鬚，微微地笑了一笑。

——好啦，必須幫助你，因為你受了這麼樣的大災大難。跟我來。

是夢？是真？

當他們到了歐搭捷迦，都那艾夫對他的一個屬員說：

——司馬可夫同志，給這小孩點兒東西吃，把他送上火車，叫他從這兒走得落。

不，不是夢幻。

密茜迦得了四片麵包和一碗湯：在他周圍人們笑。

——吃，密凱拉，多多諾夫，不要客氣。若是你總是什麼都不怕，你不會有危險。你沒入黨麼？

歡樂令湯匙在密茜迦手裏顫動。

——在我們那兒，也有一個細胞。

——你時常去麼？

——我很有時候呀！伊凡是共產黨，

他，他去。

都那艾夫同志用一個手指搔着鬍鬚，  
打量着密茜迦。

——你真是老實人，密凱拉，多多諾夫。全都嗑了……

密茜迦急急忙忙去奔那碗熱湯，他全身都出汗了；他很費力地呼吸；他踰了常度啦。汗珠子結在他鼻子上，他耳朵周圍。

——好啦，現在你就去麼？

——我就去。

——司馬可夫同志，把他安置在一蹕列車裏，用我的名義。馬上就許有上塔什干的。

“真是些個怪人呀！”

有時拘禁你的也是這些人，有時送你上火車的也是這些人。也許是密茜迦的災難造成了這樣，也許那些人們性格是如此

… …

司馬可夫同志大開了一輛車門；十個人一齊跑向他來。他是領袖：他想怎麼，就能怎麼。

——把這小孩子帶去。

——沒有地位，同志。很對不起… …

司馬可夫於是特意地說：

——不得不得，諸位同志，我一定得叫他上車。長官命令。

人們躁開了。

從各方面人們瞅着密茜迦，用眼睛擻弄他。

——人們要送給我們那個禮物麼！

## XIX

火車半夜裏開了。

火車頭，上坡，吼吼地叫，呼呼吹氣，下坡，像墜在大的深谷裏一樣。車，勢洶洶地，動轉着，恨不得要弔轍的神氣，口袋亂滾，箱子，一個挨着一個地，擲下來，鐵百葉窗打在兩面窗戶上，把飛跑的暗空裏底灼熱的繁星急劇間挾閉在窗裏。人們，像畜生似地，在黑暗裏激動，頭撞着大腿，口袋亂弔，箱子飛滾。

——這箱子是誰的哎？



——我身底下飯盒子是誰的？

——你是誰？

——你哎，你是誰？

——哎，哎，不要打我嘴巴子哎！

火柴咻啦咻啦地響，在動動搖搖的鬍鬚上邊，拼出各式各樣的大大小的黑點來；女人們吼泣着。

密茜迎覺着舒服了。

熱湯使他有了氣力；他藏起了四塊麵包在他懷裏。

他心痛他祖母那條裙子，口袋不值得一滴眼淚的；口袋都很小，又滿都是補釘。僥倖他在塔什干能找到工作，他可以買新的。現在，他已不是一個孩子了。至於那條裙子，最好是不要想牠。這是給他的一個好教訓；不要當着小老鴉打哈欠。其次呢，怎麼他會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一起呢？你看，小刀未有丟，因為是拴在腰

帶上。若是在口袋裏，也就失弔了。

密茜迦摸他那把好的小刀，隨後，藏牠在他襯衣裏；他把皮帶纏在他肚子上，默想。刀子，拴在腰帶上，要算是在好地方啦；只要繩兒不斷；那是天下無雙的刀子呀。

“一把剃頭刀！無論什麼樹枝子都砍得斷。”

密茜迦滿可以把他上衣也送到市場上去。既然裙子賣得，爲什麼不能把上衣也賣了呢？不要失望。若是到那兒沒有工場，他也會找到看中那便帽的人啊。拿外衣，譬如說，他弄到兩波特，便帽和小刀，半波特。

落巴汀諾村莊在他前面經過；在他眼裏，顯露出那飢餓着的板棚子，他那病的母親，在躺着。等候密茜迦拿麵包來。亞什迦在園子裏找家雀。哎啦，他會想不到

把那套包放在棚子底下罷。密茜迦忘了把牠放回原處了，亞什迦會想不到的……他專心愛擺弄木頭；他天生就是木匠。對於他，最好他去學手藝，是的，但上哪兒去學去呢，在這苦的歲月？就是沒有這一件事，在這種的年月，已經有好些好些的苦痛了。災苦壓在農民身上；是很難以撼動的。若是密茜迦從塔什干回來，他最初的注意，就要是想到耕種。也或者，彼時，別人會給他幫一點忙罷。沒有牧場，又沒有馬，他仍必須去塔什干或到別處，去受千難萬苦去呀。

密茜迦，在滿員的車箱裏，心裏胡思亂想地想着家事，腦袋裏把立窩和波特，一個一個地堆積起來，追憶着瑟琉吉迦。

“他太弱了！”

“而你呢？”

“我呀，我是稍微地柱棒些。”

有一個人在這時拉他的腳。

—— 哎，你睡着啦？

密茜迦下了決心，要叫別人相信他睡着了。或者，那時候，他們會講論他：那會很有趣的。

那個人突昂起來，向別一個人說：

—— 爲什麼我們收納這個傢伙呢？應當把他交給魔鬼。

那一個人回答：

—— 不可能：是歐搭捷迦把他放這兒的。

—— 那麼，我們要歐搭捷迦作什麼？我們把這輛車留下了我們用，現在我們又得照管這孩子。如果他是一個大人，他可以化錢，可是能向他要出什麼來呢？

密茜迦用手作一個小喇叭，傾耳靜聽着。

“你們有權利把我從車裏趕出去麼？”

第二個人又回答了：

——最好不理他。只有魔鬼知道他是誰。是歐塔捷迦的親戚都不定罷？只有把他趕走了，你瞧，那以後他再就沒有法啦。

密茜迦暗地裏聽着，微笑。

“啊哈！你們害怕呀！”

當這兩個人討論到密茜迦的運命底時候，他故意打呼嚕，爲得叫人們相信他滿未聽見。

“你們不要客氣，現在你們想什麼我都明白啦。”

第二個人又向第一個人說了一遍：

——我們不要趕他。明天早晨他要到便所去，我們不叫他上來車就行啦罷。

密茜迦打呼嚕。

“隨你便！無論怎樣，我都不下去；我要在這兒待兩天……”

一點鐘以後，那兩個人，消氣了，頭頂頭地睡下。黑暗，用一面不可侵入的幕，籠罩住腐鏽的火車，辨不清了胳膊和大腿。連婦人們，緊抱在男人懷裏，都不動彈了。

火車頭往前趕路，在山坡上吼吼地叫着。有時飛跑，有時慢慢地慢慢地走；車輪打打地響，密茜迦的思想隨着車輪打擊的節奏斷續着。

——我滾，我滾，滾一個！

——幸虧我的詭計，幸虧我的詭計！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奮鬥！奮鬥！奮鬥！

——你要到啦，我要到啦！

——搭，搭，搭，搭！

——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

——皮帶——小刀！皮帶——小刀！

——波特，波特，波特，波特！

XX

歐林堡

陰沉沉的早晨。

小風吹着。

密茜迦，坐在他那一角上，未有下列下車。他滿應當到城裏去，消遣一下，但夜裏聽見了的話語，未有下列他去得。這頂好，他要忍耐着。

農夫們把他們炭火盆放在火車跟前，吊上了他們的鍋。有的人們燒，有的人們煮；圓白菜的濃香味直衝鼻子。女人們剝



馬鈴薯皮，切肉，吹火。是些富豪們在密茜迦的車裏待着。

帶着四個甜瓜的一個人正在數錢。看見了密茜迦在他那個角上，他轉過身去。又一個人車裏打開了一包菸：菸在路上很好賣：一把菸值五百盧布，而其爾其茲人滿不知道。人們可以，毫不費力地，賺四萬，而自己還可以一邊賣而一邊抽。

那裏又有了兩把水火壺，一架做飯的煤油爐，些個修好靴腰的皮靴，三把斧子。

終朝，他們在歐林堡市場裏跑，把車裏從底下到上頭裝滿了葉子菸，菸絲，水火壺，鍋，斧子，上衣，裙子；連轉身地方都沒有了。

愛羅普迦，是一個矮人，他也是不足六克省人，買了一隻“美國”金表。有人說在塔什干表很能賣；他買他那個表化了

一萬二千盧布。他詳詳細細地看，打開了：停了，不走字了。愛羅普迦用左耳聽，隨又用右耳聽：不走了。一萬二千盧布瞎了。

是因爲表不走了呢，還是有別的苦痛刺在愛羅普迦心裏呢？一看見密茜迦在車裏，他就動起怒來。

——在這兒坐着這孩子是誰啊？

可以說是到這時別的人才看見了密茜迦。

——誰把他格在這兒的？

——同志你哪兒去？

密茜迦瞅了瞅他們，正了正他父親那舊便帽，像一個真正的農民似地說了：

——我到塔什干我舅父那裏，他在那裏作委員。

——而你，你是誰？

——我不是這兒人：我是不足六克省

來的。

——哪一區？

——落巴汀諾區。

——你舅父什麼名字？

密茜迦不動聲色。

——他不同我們一姓；我姓多多諾夫，他姓米特羅凡諾夫。他是我母親弟弟，是共產黨啊。

愛羅普迦，那矮人，說：

——我也是不足六克省人，離你底村子有二十俄里，可是我不知有這麼個姓：你撒謊，一定是的。

密茜迦不動聲色。

——爲什麼我撒謊呢？你問一問歐塔捷克，他們認識他。

——誰？

——我舅父瓦茜里。

愛羅普迦搖頭。

——我知道你沒講真話。你幾歲？

——十四歲。

車裏人們面面相覷，瞅着密茜迦。

——他騙我們，這個小無賴！

紅鬍瑟彌英走到他跟前，鹵莽地質問他：

——你有錢麼？

密茜迦不動聲色。

——有。

——多少？

——你，多少？

所有的人們看見都笑了。

——啊，小伙子！你不要同他說，他自己終會知道你口袋兒……

頭髮蓬亂的普羅寇格外相信密茜迦的本領。他坐在他傍邊，作起莊嚴的談話來。

——你舅父在塔什干工作有很久了

罷？

——三年。

——你在那兒呆下呢，還是回咱們家去呢？

密茜迦對着普羅寇的鬍子隨便地唾口水。

——我看。若是我高興，我就呆下，不高興，我就回家來。我舅父要給我二十個波特，那夠我們吃些日子啦。

——你家裏人很多麼？

密茜迦很喜歡騙莊家老：那是些毫無經驗的人們，聽見人家說什麼就信什麼。他把他父親那舊便帽正了一正，用一種俳優風的溫和的聲音講述起來。他們家庭不大：家裏只剩有他母親同兩個弟弟。父親在歐塔捷迦工作有一年半了；是共產黨。白衛軍把他槍斃了，現在他母親拿到了口糧。在那一個車站叫他上車那個人，是他

父親一個同僚，是一個頂大頂大的領袖。  
密茜迦帶着有他一封信，給在塔什干作委員的他那舅父。他那個舅舅也給過密茜迦母親一封信：小孩子，他在信裏說，可以來找我來，我要給他找個好位置，我現在正在運送麥子，無他公式。落巴汀諾的人們去看他兩次了。舅父給了他們貼了印花的紙，沒有人騷擾他們。有的人被人拘留住，有的人們被人搶去了一切，但他們把舅父蓋了印的那張紙拿出來，人們就沒有動彈他們的權力了。

普羅寇注意地聽着密茜迦講話，羨慕他。

——你是一個什麼人，很看得出。得同你很要好。

密茜迦不動聲色。

——多麼好呢？若是我們在塔什干碰得見，我帮你忙。

——怎麼幫？

——有我舅父。

一種異常的希望吹熱了普羅寇。他激動，他在密茜迦傍邊獻慇懃，他話聲音溫和起來。

——好極啦，小伙計……你自己是知道的，我們事情要怎麼進行……人們徵收啊。

——同我在一起不會有危險……

於是，令人聽得很有意思的這個好的團體，又有一個農民來加入。

——哎爲什麼，小伙兒，你不下車呢？

——爲什麼？

——舒展舒展大腿。

密茜迦微笑。

——大腿用不着舒展。不是用鐵打的

……

人們，吃飽了一頓熱飯，歡喜了。他們中三個人睡下了，頭枕着女人們膝頭，又有三個人打開他們錢口袋數銅板。其中底一個人把皇帝票子集成了一捲(1)，又一個人把銀幣散開在襯衣襟上。在婦人膝蓋上躺着的人們唱起歌來。愛羅普迦出去賣他那隻表。整天價些個乞丐來來往往走：些個婦人們帶着小孩，些個男人們光着腳。他們檢骨頭，從車門裏送入來可怕的提心吊膽的視線。他們哭，他們呻吟，他們伸手。這一種悲慘景象使密茜迦傷心，他很想要下車。若是別人能靠的住的話；但他們把他從車裏趕出來，那就是糟糕啦。

傍晚，他想要小便；哎啦，他不能下車呀。

他咬着牙，抑制着。這個混蛋，他在那一個車站喝了好多水，若是不怕生病，



他再不能等了。

密茜迦按着肚子忍耐了好久；他抑制着，停止着呼吸，咬牙：再不能等得多久啦。他往四外用眼釘了一下：幾乎沒有人。有兩個女人背向着他，一個男人在一角上唱着：“熾天使”。(2)

他肩膀靠着門，像是賊車站似的，很慢慢地小便，爲得沒有聲息。

“讚美上帝，可下子尿完了！”

【註1】這種銀行兌換券，叫作“尼古拉”，是到處通行的唯一的紙幣，赤俄白俄均通行。——譯者註。

【註2】是正教彌撒裏聖餐時所唱底讚美歌。——譯者註。

XXI

夜裏，男人們突然間激動起來，愛羅  
普迦像一個瘋子似地跑了。

——司機人不願意接着幹啦！人們捐  
錢呢。若是我們待在這兒，我們還得化得  
更多呢。

——得多少？

——每人一百盧布。

——啊，強盜！

——要小小聲說，伊凡老丈，不要喊  
呀。我們若是待在這兒，我們還得化得更

多呀。

在滿員的車裏團團圍坐的男人們，拉着他們的顫動的鬍鬚，好像身穿襤褸的巫者一樣。好也罷，歹也罷，他們得解開他們的褲釦，用他們的顫動的手指，摸在他們褲叉裏深深地裝着的十盧布的銀票了。一個農民的銅板是很值錢呀。錢票在黑暗裏振響着，鬍鬚激動着。

——誰都得給麼？

——誰都得。

——那個小伙子，他呢？

——啊，是啊！招呼醒他。

——哎，小伙子，給錢哎。

密茜迦滿想把頭藏在口袋裏，但他的腳過去了；若是他把腳埋起來，他頭又該露出來了。男人們，像烏鴉一樣，從兩邊一齊騷擾他。

——你聽見了麼？

——給錢啊！

他沒有多大工夫去反想他會不會露出馬脚來；然而他連反想都是不能反想的。密茜迦抬起頭來，在衣袋裏亂搔，毫無別無計劃：

——這裏誰有剪子哎？

——你要幹什麼？

——要拆開我的衣裏。

——馬利亞，遞給我一把刀子。

密茜迦在他口袋裏把他在那一個車站裏拾的紙摺起來，伸出來一隻顫動的手大聲地說：

——誰捐款哎？來拿。

——多少。

——一百個盧布。

愛羅普迦把密茜迦的紙拿在濕漬漬的手裏，去找司機人。密茜迦高興得搖起頭來，快活得心怦怦地直跳。

在那裏那些人們呀！他們相信密茜迦講論到他舅父那些話。現在他拿白紙當錢給他們，他們都很相信。也許是他傲倖，也許是那些人們太樸實了。真湊巧！

然而他害怕。

愛羅普迦回來，要說啦：

——給我趕走這個無賴：他遞給我白紙……

密茜迦，頭藏在雙手裏，默想。他嘲笑愛羅普迦那個不足六克農民，而在他襯衣下面呀，苦惱用牠那尖銳的針鋒在搔刺他。

愛羅普迦回來了，向衆人嚙嚙地說：

——辦好啦。我們用這個火車頭可以走三百俄里，不會耽擱。司機人是一個頂好人。“衆位同志，他同我說，我要馬上就把你們拉走，我知道你們大家是在什麼的情形。”

——你一千一千地屬給的啊！

——統統一下都給了。

——好極！

而密茜迦暗地裏微笑。

“真妙啦。”

## XXII

其爾其茲的多片草原把他們沉沒在牠們的沈默和牠們的廣大裏；牠們把發狂一般的舊火車頭包圍住，不給留出路。火車頭用牠的鋼通動機哀鳴着，好像老在一個地方轉着一樣，好像作一種嘎聲呼救一般。火車頭吹氣，放出厚的蒸氣如同一片白雲。烟消霧散，黑烟從烟鹵管裏一縷一縷噴出來。車輪搭搭地打着。

其爾其茲的多片草原不給留出路，把蜿蜒蛇行的列車給停在牠們的沈默和牠們

的廣大中間。只在一下坡時候，火車頭就脫開了地面，轉過頭要拐灣兒，折成了兩段，像一條蛇似的脫了節；牠用牠決鬥的車輪壓潰了橋梁，牠呼呼地喘大氣，跳腳，熱烈地轉動着牠那光滑的通動機；牠像一個驚恐的兔子似地越過了一個坡，隨後，像一個老人似地，費力地，牠又拉起牠那不掉的尾巴。

密茜迦很高興地瞅着其爾其茲草原，從遠處昇上來的塵霧，高抬着小腦袋的大駱駝。駱駝瞅着火車，把牠那雙峯的脖子外四外亂動，隨後仍舊把牠的黑口唇伸在荊榛的草裏。

附近一個村落都沒有。

些個不毛的土邱，在上邊落着，草原的鶴隼。

天空同落巴汀諾天空一樣，太陽同落巴汀諾太陽一樣。



風從開着的門吹進來。

男人們都給弄下了車，被一種昏睡捉弄住，被飽食的夢給縈繞着。鬍鬚很平和地擻擻着，火壺同水桶亂撞。有的在殺未有的結釦的領上的虱卵，有的搔着跳蚤待在的地方。有一個人從衣縫裏拿了一個虱子，擠死了“那不幸者”在箱蓋上，微笑着：

——這真是好虱子；殺了牠太可惜。

——爲什麼你殺死牠呢？

——牠走路沒有護照；牠鑽在我襯衣裏邊，怕歐塔捷迦找到牠。但是，剛剛走過了兩站，牠就咬起我來了。我帶着牠，而牠咬我；這東西真混障！

車嘶嘶地叫着，苦笑。

只有，愛羅普迦，那矮子，瞅着他的表，感到一種深的心痛。他在歐林堡各市場裏尋找拿破表換去他的新表的那個混

蛋，找了好久未有找到。商人們嘲笑他。

——老頭，混蛋們統統都跑弔了：你是最後的一個混蛋喲。

愛羅普迦發愁了，那個矮的農民。

他揭開了他的表，蹙着眉頭瞅着牠，好像他瞅着什麼的傷痕一樣。在表蒙子裏面，針呆着不動彈，在表殼裏機器也不轉搖：一萬二千盧布算丟了！錢扔給狗了。拿一萬二千盧布，他可以買五十立窩小麥。他自己弄得他自己上當了，這一個傻瓜；他永久不會忘弔的。然而，把那隻表摔在石上摔碎，也怪可惜：一萬二千盧布吸他的心血，如同十二個水蛭一樣，弄得他腦袋如同患了貧血症。

男人們找各種的口實嘲弄他。

——哎，愛羅普迦，你的表是什麼時候哎？

——怎麼，愛羅普迦，牠不滴滴搭搭

地走啦？

——他沒有注意把脖子擰啦。

——他賣得了！這件東西不會賠本。  
只是，你要賣的時候，你別把牠拿出來  
.....

車嘶嘶地叫，耍戲愛羅普迦底不幸。

紅鬍子瑟彌英在歐林堡弄到了四條裙子。一出發時候，他很高興，算計着能賺錢。走過了兩個車站，他忐忑起來。一種不祥的謠言在車裏闐嚷起來：其爾其茲女人和撒爾特女人們都不穿裙子，像男人似的穿褲。

紅鬍子瑟彌英哀嘆，把那幾條可詛咒的裙子在雙手裏擰，隨後他把鼻子跌一條口袋上，待了一會兒不動，以後又昏頭昏腦地站起來。他歸咎於布爾希維克，歸咎於諸位委員（好像他們是萬惡的根元），唾口水，心中來來回回想他的苦痛，隨又把

鼻子跌在口袋裏。

伊凡·巴啦啦在左脚上試穿他的靴子。他買了三雙，他像一個小孩子似地高興。人們一雙舊靴子給三波特啊，他的還不算怎麼樣舊。伊凡·巴啦啦，手指用力地打着靴底子，大大聲地說：

——牠總可以穿兩年，底底確確。人們說是鉄底的；刀子都割不壞……

密茜迦心裏很舒服。

如果其爾其茲女人們穿褲，那麼，祖母那條裙子就不用失悔了。無論怎樣，不會很貴，因為是舊的。他摸索着他那把堅實的小刀，微笑：

——一把真正的剃頭刀啊！無論什麼樹枝都砍得斷。

普羅寇在密茜迦周圍轉着，亂講話，打鼻氣，舐着的大長口唇。小伙子舅父若是委員，真不壞啊。在此刻，人不認識誰

是誰：闊人物值不得什麼，是小人物給水  
嗑啊。得同他要好：誰知道他不會真有用  
處呢。

普羅迦鬚鬚在密茜迦鼻子底下過來過  
去；他的聲音是溫厚的，周旋那孩子從腳  
底以至頭頂上。他從口袋裏取出一個麵  
包，給密茜迦一小塊。

——你吃麼，密凱拉？

——你，你不吃麼？

——吃，不要客氣：等你有了，你再  
給我。要作基督徒啊……

密茜迦逢場作戲，在塵漬漬的麵包皮  
上吹了一口氣，靜靜地說：

——我舅父是要給半波特乾杏子。

——給你麼？

——給我媽媽。

——乾杏子！好極啦，可是，一定，  
貴啦？

——啊，他很有錢。

密茜迦講話像一個真正的農民一樣，而自己到先驚駭起來：“這真是些傻瓜，人們說什麼他們就信什麼……”

### XXIII

其爾其茲人一點都不可怕；不過有點兒奇怪。在酷暑之下，在過熱的車箱裏人們都不能呼吸的時候，他們穿着他們皮外套出汗，他們戴着長耳朵的帽子。他們亂講他們底一種話：塔拉——巴拉，塔拉——巴拉，人一點都不懂。他們老拿着鞭子，像土而其人們地坐着，摸索人家的上衣，瞅水火壺和裙子。

愛羅普迦，那個矮的農民，一下子招引來三個人，裝腔作勢地向他們誇獎他手

心拿着的那隻表。他滿想騙他們，因為亞細亞是一個野蠻地方。他們的牙閃耀；他們把表從這隻手遞給那隻手，用手指聽牠的走頭。愛羅普迦在滿面皺紋的一個其爾其茲老人耳朵裏叫道：

——這隻表忒好拉，是外國貨呀？

那其爾其茲人搖頭。

——是“米國”金的，愛羅普迦更大聲地喊道。

紅鬍子瑟彌英從塵埃埃的一條大口袋裏取出了他幾條裙子，像帆布似地把牠們打開，他也向一個其爾其茲人耳裏喊叫：

——必克，以亞克沙（1）。是闊太太們穿的喲。

其爾其茲人亂講話：搭拉——巴拉，搭拉——巴拉，人一點都不懂。

幾乎他在他們前邊跳起舞來。

——太太們的裙子。莫斯科作的……



大城市的……

伊凡·巴拉拉用刀子劃他靴子底兒。

——巴伯(2)，摸這上邊，摸一摸。不要怕，你弄不傷牠。你可以在水裏走，你腳都不會濕。是牛皮的呀。我滿可以自己留着，但請你憐憫我。

其爾其茲人們搖一搖帽子，忽然間都走開了。

愛羅普迦跑在他們後邊。

——撒一旦，撒一旦(3)，你要追悔啦，我這個表。

——站住，蠻子！三波特賣給你。

那其爾其茲人表示出一種拒絕姿式。

火車卸了好多貨物在站台上，而吵鬧更特別地利害了。人們用銀圓換票子，不用金幣。人們倒出來烟口袋，人們捏開了上衣，裙子，人們搖動着鞋履。

密茜迦想要下車，但他害怕，若是他

到時候上不來車，他就得待在那塊兒了。看見了一個其爾其茲人在很近處經過，他待不住了：他拿出他那柱棒的小刀給他看。那其爾其茲人站住，把刀子拿過去，開開，露出牙來，用手指試驗刀口。

密茜迦拚死力地叫喊，把身子探到車外邊。

——我賣牠！

那其爾其茲人用土語亂講了一頓，搖頭。

密茜迦更大聲地叫喊：

——一波特！

那其爾其茲人更使勁地搖頭。

密茜迦，在危急中，瞅着周圍。他蹙了蹙眉頭，想找一句人能懂的話語，末後特意把俄國話變了個樣兒，以為一定可以叫人懂。

——麥子！麥子！波特！

在別的車裏的一個俄國人給繙成其爾其茲話：

——波特！

那其爾其茲人，動起怒來，吐口水。

——哎，烏路斯！（4）

密茜迦低低聲地問那俄國人說：

——他給了多少錢？

——沒有，他罵街。

而當那其爾其茲人走開時候，密茜迦向他喊道：

——其爾其茲人，其爾其茲人！西爾留——西爾留——（5）。買我便帽哎。

農民們笑話密茜迦，看見了好像他馬上就會講其爾其茲話，他自己也笑了。他不能忍耐了，他待不住了，跳到車下邊去。從大鍋裏昇上來一種圓白菜湯氣味。商人們放開脖子喊叫：

——白菜湯，白菜湯！

在鉛鐵盤子上擺着燒肝，駱駝頭肉，羊雜碎，煮魚。在爐灶上煮着的牛乳壺，和新鮮麵包底香味，給了密茜迦一種誘惑。他雙手裏摩揷着他父親的舊便帽，他叫人看他的刀子。

——賣呀！賣呀！

他在肝和羊雜碎上邊瞅了一眼，站住了：

——大奶奶，給挨餓的孩子一點吃啊！

商女斜着眼睛威嚇他；密茜迦又鑽入了雜沓的羣衆裏，繞着其爾其茲人轉來轉去，其爾其茲人擋他通路，作着一種特別的聲響，把密茜迦弄楞。一個人捉他的刀子，又一個搶他的便帽。一個很老的人，黑牙齒的，甚至捉住他的上衣，亂講，從他身上剝下來。那件衣服要試穿。密茜迦

喊叫：

——我要貴貴地賣呀。

在那其爾其茲人穿上那上衣的當兒，火車就要開了。

密茜迦從那個其爾其茲人搶過來上衣：可刀子沒了。他找他的刀子；那些其爾其茲因互相爭吵起來。

密茜迦悔恨得要哭出來。

——趕快給我，我沒時候了。

而火車動轉了。

火車眼瞅着加了速度。車輪迴轉，所有的地面迴轉，全車站同其爾其茲人一同在迴轉。密茜迦跑到車右邊，但門在左邊開着。不能從車底下過，過就該軋死啦。密茜迦，像一匹小馬駒跟着背着鞍囊的大馬似地，跑着，穿着草靴很難受，他上衣壓在他肩上像一塊磚一樣。他大腿支持不住他了，他膝蓋彎了。他那張大的大嘴呼

吸很費力；他氣都短了。

瞅見了管轉動機人的車台底脚踏，密茜迦用雙手捉住牠；他覺得拉着他往前走了；他頭沒得自由，他腳沒放在後邊，他全身是懸在一個鐵把手上。他身體被拉在車輪底下，好像是一陣旋風把他吹到裏邊去了。車輪動搖，想要把他切成了兩段，把他捻成了碎塊。他的沉重了的大腿顫搖，火車是越走越快，他雙腳，穿着那過大的草鞋，如同有千鈞的重量，向地下拉他；他的頭抬不到踏板上去。放鬆了雙手，頭就得碎在石頭上，碰在鐵軌上了。

“別了，塔什干！”

別了，落巴汀諾！”

死啊。！”

密茜迦雙手要鬆開啦，他的頭要碎齧粉啦。

但總會有別的辦法，若是人不願死。

密茜迦不願意死。

他集起他最後的精力，像張網似地緊張起來他渾身的筋肉，用腳捉住了踏板。他斜着身子，仰到後方，他臀部的質量馬上叫他覺得很輕。

“現在，行啦”！

他高興；但，從車台上，一個人怒眼地瞅着他。那個人講話，但車輪把他話聲給湮滅了，用急劇的衝突把話聲給壓下去。密茜迦一點都未聽懂，他只是抬着他那嘆願的雙眼瞅着那發怒的人。

——幫助我，大爺！

車輪把密茜迦聲音也給壓下去，把他的話聲吞吃了，使牠到不了人耳朵裏。那人瞅着懸在踏板的密茜迦瞅了好久，想起不許沒票者登車的命令。

——叫他把骨頭摔碎了。

以後，啊，真是奇蹟啊，他從肩膀上

拉住密茜迦胳膊，把他拉到車台上。他把他安置在工具箱傍邊，用一種發惱的音調同他說：

——你願意自殺麼？

密茜迦不作聲。

——你從哪兒來的？

——從落巴汀諾。

——你同誰一同？

——同我父親。

——你父親，他哪兒呢？

——在那一個車裏。

那個人一種嚴酷的視線把密茜迦渾身上下地瞅了一下，轉過身去。

——我真討厭你們這些東西。

密茜迦不作聲。

他坐在箱子傍邊，伸開了他的大腿，喘不過氣來，他氣息被驚恐給切斷了。他胳膊酸了，他頭嗡嗡的，他要嘔吐。他很



想躺下，睡覺，能沒人攪他。

落巴汀諾又現在他目前。

他那挨餓的母親，他那兩位弟弟，亞什迦的鎗躺在地上。密茜迦搖頭想打滅這些敗興的思想，他漠然地要從這遠處的不幸轉換開。但，他終不能忘掉。密茜迦向着塔什干動轉，追憶追隨着他，如同一隻公貓，一隻母貓。幸而，他有強的性格，他不愛哭，不然的話，他好久好久以來就得痛哭流泣了。運氣，由於都那艾夫同志的斡旋，又重來到他這裏，現在他又倒了一次運。

一些不健全的思想在他頭裏溜來溜去，翳他的心，從他眼睛裏拉出淚來。

火車的車輪嘲弄他：

你達不到

目的

死就

把你捉去！

你達不到

死就

把你捉去！

那人從他箱子裏取出一塊麵包皮，細細地嚙着，向着密茜迦瞅了一眼。密茜迦轉過身去。

——你父親上哪兒去？

——上塔什干。

——在塔什干，死是比較溫和的罷。

——什麼？

——沒事。人們把麵包放在那兒給你存着呢；你只要把衣口袋兒敞得大大地就行啦。

車輪撼搖。

其爾其茲草原飛跑，荒涼，枯槁。

電線桿排列着。

沒有一隻家雀落在上邊。

沒有一撮草在裏邊蕩動。

沒有一個農夫在填高的小路上經過。

廣大的草原沒有一個人家。

一片荒涼的地域沒有一聲犬吠……

只是些藍頂的土邱，只有風在河上飄過。一間打爛窗戶的破哨舍，突然間，顯露出來。牠那爛得一條一條的房頂，一過工夫，使他想起來落巴汀諾，在落巴汀諾，農居的板棚是又空又餓。一陣的酸苦打在密茜迦心頭，緊纏住他，壓拱了他那痛的頭顱。

——你父親帶着有好多錢麼？

仍然是那個人，用問題難爲他。

密茜迦絲毫不想運用他舌頭；走一步扯一步謊，把他累了。但，不然的話，怎能達到目的呢？人不住地訊問他，他得回答。若是他找不出回答話。人就要趕他啦，要像扔一匹貓似地把他扔到鐵道上啦，人

要把他丟在無人住的草原上啦，要說：

——這是一個無賴。他無父無母，他走路沒車票又沒護照。

密茜迦把他那累得通紅的雙眼轉過來向着那個人，靜靜地講話像一個真正的農民一樣：

——他有好多錢，但人給他偷去了一半。

——在哪兒？

——在車站：人把他口袋兒割了。

那個人面露喜色。

——那麼說，他真混蛋啊，他叫人把他的口袋給偷了。

——沒經驗啊！密茜迦嘆息。

——你呢，爲什麼他把你丟了？

——我肚子疼，我蹲下，車就開了。我父親喊叫：趕快上車！——可是，我踩偏了；我捉踏板，我掛住了。我感謝你拉

住我的手。

——可，若是我不拉你手呢？

——那麼我就死了。

——你臉皮真厚！

——你呢？

(註1)好，(註2)老丈，(註3)冤鬼，(註4)

俄羅斯人，(註5)這些字是無意義的。

## XXIV

夜裏得下車了。車站的燈籠弱弱地發着光。大些人們雜沓在黑暗裏。他們作成了些擠得緊緊的堆堆往前進，互相擁擠，和喊叫聲，哭着的小孩子們的細長聲，融混在一起。

挨餓的人們躺着，如同馱獸一樣；他們哭號，祈禱，咒罵…

婦人們跚蹣着往前爬，如瞎眼土龍一樣。

戴皮帽子的腦袋。

沒有頭髮的腦袋。

她們牽着她們小孩子們的手。

她背着她們小孩子在背上。

她們把她們小孩子拴在裙子上帶着。

如同疲倦的羊一般，婦人們跌在車輪傍邊，把她們孩子扔在無情的軌道上。

小孩子們狼狽得像被拋弔的狗仔兒一樣，裸着體，圍着襁褓，嗷嗷地叫着，吼吼地號着，要用他們的斷腸的哀叫要把‘死’趕走。

混雜在其爾其茲：小車站裏所有飢餓和所有酸疼的苦難之外，又加上了一個苦難。人間災難的一個新的點滴在一般的不注意中落在那裏。

管制動機的人撼搖密茜迦，很高興地同他說：

——我把你帶到這兒，感謝上帝。現在去找你父親去罷。

密茜迦父親，他是老遠的啊。

密茜迦母親，她是老遠的啊。

從由遠方村莊和部落來的流民的羣裏穿過，密茜迦深深地嘆息；他找起來艾都那夫同志叫他上的那輛車，但，夜黑頭，所有的車都像一樣，所有的車都關着門，像裝滿麥子的倉房一樣。赤貧的災民關上了門；緊緊地關住，不許人進來。

密茜迦在一輛車門口騷擾；有一個人從一個小縫裏喊他：

——你要幹什麼？

——我伙伴在這兒呢。

——走你的路。他們走了。只有我們人在這兒。

他又在另一個門口騷擾：沒人答理他。

到了第三輛火車，一個人喊叫：

——幹什麼你擾亂公安？



——不要給閑亂雜人開門哎！

密茜迦繞着長的列車走了兩圈，渾身發顫，暫一暫眼睛，坐下：

——混障！難道我會吃了，你的車？

隨後，他又走了。

三排陰慘的列車。就是你會游蕩了一夜，人也不會給你開門；你就是在白天裏游蕩，人也不會給你開門呀。人們在到處爬：

在車底下，

在車後邊，

在車站裏，

在車站後。

倚靠誰呀，當誰訴苦呀！密茜迦的酸痛直昇到他的眼睛上，但他哭不得：他很知道。沒有人會傾聽他的哀嘆聲音，沒有人會接收他的眼淚。

得忍着痛苦。

他亡父常常反復說：

“哭是不能夠救苦的。”

無論怎麼樣，密茜迦得走到地方，因為他已經出發了。現在，的確他已沒剩有好多路了，他不當退却。在途中總會有大的城市，在那兒，他可以賣弔他的刀和皮帶。密茜迦算計起來到底他離開家有好多天；他弄不清楚：若是當天是禮拜三，就是十天，但若是當天是禮拜五，就是十二天了。

在車站後邊，一個小孩子在糞土箱裏亂扒搔，他頭伸進去直到肩膀地方。密茜迦在他傍邊站住，很希奇地瞅着他。

——你在那兒幹什麼？

那小孩未有回答。

他用一種冷淡的視線轉過瞅着密茜迦，隨後又隱埋下去了。看見了有一塊骨頭，他把牠藏在襯衣裏頭。密茜迦他也走

近箱子跟前，但他從對方，也熱心地搔掘起來了。兩個人靜默默地工作，互相地吵鬧起來。待了一會兒，密茜迦跨上了箱子一邊；瘋了一般的那個孩子拉他的袖口。

——我請你來了麼？

——我自己一個人來的。

密茜迦，在箱子裏，顯得很小；僅僅他腦袋露得出來。那孩子想打他頭，也許是想摘他的便帽。但是，突然來了一條狗，嘴裏刁着一大塊麵包。看見了狗牙裏咬着的那塊麵包，那孩子跑着趕上牠去，搖着雙手。密茜迦從箱子裏跳了出來。

——拿塊磚打牠！

沒有一塊磚在手底下。

密茜迦捉住了一塊軌鐵，但他拿不起來。兩個餓鬼從兩方面一齊追趕那條狗，那狗，搖動着臀部，在車站後邊田地裏逃走了，從車站菜圃邊上一條壕溝上一跳就

跳過去，在一個小土堆上站住，在嘴裏咬着那塊偷來的麵包。

孩子們也站住了。

有些別的狗在黑暗而潮濕的菜圃裏跑來跑去。

牠們要咬我們哎，密茜迦說。

——那孩子作一種淒慘的樣子答道：

——若是我有一條好棍子，我滿可打住牠們一條。

——你叫什麼名字？

——特落費謨。

——我們上去。

——等等，牠們要打起來了。

——爲什麼？

特落費謨未有回答。

他待在那兒，襯衣撕得破破爛爛的，光着腳，露着頭。在他肩胛上，沒穿上衣，披着一塊包皮布，用一根細繩在下巴

底下拴着，特落費謨，沉默着不作聲，穿着這一種服裝，儼然像穿着短小法衣的怪頭怪腦的小司祭一樣。

衆狗靜默裏互相嗅着。

以後牠們就吼吠起來，咬牙切齒，一起闖到牙裏咬着麵包的那條狗身上，在地下滾在一堆堆，隨後又起來要闖上去重新作戰。

特羅費謨瞅了牠們好久，一言不發，眼釘釘地，隨後用一種空洞的啞嗓兒說：

——牠們真僥倖，有狗牙。

密茜迦瞅着特落費謨，一陣子覺得不好辦。他是什麼人呢，穿短法衣的這孩子？

若是他會跳起來抓住他底脖子像一條狗似地，剝吊他上衣和便帽啊。現在人們殺所有的有錢的人，而密茜迦比特落費謨有錢啊。

密茜迦的恐怖顯得特落費謨更高大了，他，被月光一照，在充滿亂撕亂咬的餓犬的一片荒枯的田裏，浮露出來。也不過有五條狗；但密茜迦覺得像看見了千百成羣的狗嘴，擱着，靜等着自己互相撕打完畢時候好咬人。

特落費謨突然地說：

——你怕狗啊？

——你呢？

——我什麼都不怕。

——你幾歲？

——十四歲。

密茜迦從傍邊瞅着特落費謨，什麼都不怕似地，說：

——我們同歲：我也滿十四歲了。

不對。

想往高長，密茜迦，無形中，把腳尖兒蹺起來。

——我馬上就十五歲啦。只是我長得太高大；但，我歲數到了。我拿得起來兩波特。

——兩波特什麼？

——你要說什麼就是什麼：重量，或者是條口袋。

他們作成了“朋友”回到車站。

密茜迦知道了，特落費謨是卡占政府的人，他在四個城市裏居住過，他離開家有六個月了，他上塔什干去。若是達到目的，他就不回來了。不能生活，在他們家鄉。在卡占政府管下，沒有東西吃；特落費謨父親也是沒到數歲死了，三十八歲。打過兩次仗未有死，你到餓倒了。

密茜迦說：

——現在所有的農民都不幸。人們把什麼都拿走了；人們什麼都不給出來……

——得入黨啊，特落費謨嘆道。

——哪一黨？

——當布爾希維克罷。

——他們要我們麼？

——看是誰罷。

——人們沒說過他們好，密茜迦說。

——到不盡然，特落費謨又嘆息。

——一盞孤燈在車站裏點着。

天夜了。

一些澹淡的思想，在密茜迦頭裏，擠來擠去。

在火車裏邊，

在火車底下，

在火車後邊，

人們都不動了，都不喊了，好像是他們藏起來一樣；他們緊閉着牙關，閉着挨餓的嘴。

在可怕的黑暗裏邊，被一條光線給切斷的黑暗裏邊，一個婦人和她的小孩子在



沉痛地哭着；一個是啞聲，是從病軀裏發出來的，又一個是絕望的聲勢，有時像鞭子似地拍拍地響着，有時咯吱咯吱的像隱隱約約聽得見的震蕩的絲絃一樣。

而這兩種聲音夾雜在一同，

爆發，

軋擦，

互相追逐着，好像兩條小河流一樣。

苦痛，被投在這其爾其茲廣大的草原裏，這小小的車站裏，作成兩條小河流着。也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

特落費謨同密茜迦說，指着那婦人：

——她是從遠處來的，走不了啦。

——你認識她麼？

——我統統認識，這四天以來，我就在這車站裏閒溜。她是同她丈夫出來的，她丈夫死了。哎，人們把他埋在那兒了…

……

些個澹淡的思想，在密茜迦頭裏，滑來滑去。

他坐在特落費謨傍邊，在車站窄的通路裏，緊靠着門；他們倆談起他們村莊來；現在都不知道是在哪一個方向。密茜迦無心機地講着，無精打采地聽着。每天思攷，追想，講話，把他弄得累了。在他那半閉的眼前，

在一條展開的帶子上，

過去了塔什干，那傳聞的城市，

飽食的，

肥沃的，

微笑的；

過去了一堆一堆的，

幾片白的，

幾片黑的，

五月的麥田，

秋天的麥田。

穀粒不跟我們家鄉一樣：是很大的…

特落費謨打斷了他的思想之流，用一種真實的聲音，嚙嚙地同他說：

你要吃多少麵包呢？

——在哪兒？

——在塔什干，我們到了的時候。

密茜迦反想，抬起了困倦的眼皮，很低低地說：

——好多！

那婦人和那孩子哭了好久。

男人們在黑暗中咳嗽。

狗們在車站後吠叫。

特落費謨同密茜迦用美滿的希望相互安慰。他們商量好一同走路。傾耳聽着狗叫，密茜迦看見了廣大的，無人住的，荒涼的草原，千百成羣的餓狗，帶着擡起來的嘴巴子，追趕那條脫毛的牙裏咬着麵包的大狗。那畜生，在不動的月光底下，在

荒莽的草原裏跑了。衆狗的眼睛閃爍着，牠們的牙咯吱咯吱地響……在牠們互相咬完了的當兒，又有些個不知道是從哪裏鑽出來，作成了野蠻的烏合隊伍，往車站上亂闖，跳到密茜迦底頭上，把他按在爪子底下。牠們扭住他，把他掠倒，剝吊了他的上衣和他的便帽。密茜迦逃跑了，滿心裏是致命的焦慮，睜開他那一雙睡眼。一些的喊叫，一些的詛罵，一些的哀嘆……特落費謨不見了。

——火車頭來了！

一些的呻吟，一些的喊叫，一些的哭聲。

——叫我上車噯！

——扶一扶我！

——壓死我哩！

——我的上帝！

——打他嘴巴子。

你不能够待在這小車站裏，待在這其爾其茲的草原裏：

飢餓要吃你，  
虱子要咬你，  
焦慮要撕碎你，  
失望……

人們攀在車頂上，車輪上，緩衝機  
杆，腳踏板上。

在車頂上，在車輪上，在緩衝機上，  
在腳踏板上……有什麼要緊呢，只要能離開  
那可怕的地界，那荒涼的地界啊！被懸在  
人手上，被拉在枕木上，被掛在列車末尾  
上……又有什麼要緊，只要走得了，離開  
了飢餓，離開了威脅人的死。

那畜生在草原裏在不動的月光底下逃  
走了。

衆狗底眼睛閃爍着。

牠們底牙咯吱咯吱地響。

——他媽的，叫我上去！

——混障王八蛋！

——諸同志！

密茜迦跑，被那漩渦捲着。他能夠穿過環繞火車的那面活牆麼？那面活牆動搖，舞着胳膊肘子，往後退，推你們，往別處拉你；不能夠從上邊跳過去，也不能夠擺脫開；那面活牆招誘，吸引，發喘，壓擠……

密茜迦向着那不動的小火車頭劇急地跑去；披着包皮布的特落費謨，那穿着短小法衣的怪頭怪腦的小司祭，跑來接他。

——你找着地方了麼？

——哪兒有？

——同我來。

密茜迦快活得要死：有兩個人，人就不孤單了。

他拉住了特落費謨那塊包皮布，兩個

人順着男男女女，順着火車，跑起來；他們到了車尾巴：一個兵站在那上邊看守；他們從遠處看見了他，又轉過身向車前頭去了。

——站住！特落費謨說。得爬到車頂上去。我們伏下，人們就看不見我們了……

密茜迦登上了特落費謨的肩膀；車頂是很高的。

他伸長身子要抓一個掛鈎，但咻啦一聲地摔下來，腳踩在特落費謨頭上。特落費謨惱了，喊叫：

——膿包！給我作一個短梯子。

密茜迦撞了個釘子，但他沒工夫哭。

他給特落費謨作了個短梯子；但特落費謨跌下來，腳撞在密茜迦頭上。

——別處去哎；這兒上不去啦。

——我的手剎吊一塊皮。

——出血了麼？

——有一點。

——抹點沙子……

當火車頭一拉笛兒，把人的聲音都掩蓋下去，密茜迦同特落費謨就俯伏在一輛車的頂上。特落費謨，放了心，嗅着塵埃埃的車頂，緘默聲地說：

——你還活着呢？馬上就走啦……



XXV.

其爾其茲的風凜冽地鞭打在密茜迦和特落費謨身上，好像要他們刮倒在荒涼的草原裏一樣；而當他們看見了在各各車頂上站着的男男女女，他們覺得好像他們是立在半天空裏，離開了地面，離開了草原，決沒有人能搆着他們，決沒有人能招擾他們。只有一次，密茜迦的心是沈慟地難過，在一個農民在他對面喊叫說：

——她死了！

頭挨近密茜迦的腳，躺着一個沒有梳

頭的婦人，臉衝着天，用她那雙死的大眼睛瞅着遠處異國的天空。她那瘦而發青的鼻子，她那不動的嘴，張着，露着一口黃牙，緊咬着牙根，把密茜迦的心沉痛地打擊了一下。

特落費謨放射出一種漠不關心的視線。

那些農民們也是漠不關心的，他們，低下頭，想着他們自己的事。他們中一個人說：

——得把她弄走，不然就該有閑話啦。

——抬那兒去？

——車頂上。

密茜迦把心一橫。

他閉上了眼睛，用力夢想着落巴汀諾，他那被拋開的母親，家裏；他轉又馳想到塔什干，但，那緊咬牙根的婦人，掩蓋住他的母親，落巴汀諾，和那遠處

的，擾人的，他終不會到得的塔什干。他情動地瞅着那個死女人，隨後嚙嚙地向特落費謨說：

——她是誰？

——一個挨餓的女人。

——他們要往地下扔她啦。

——白天不成，看得見…

一大塊陰雲顯露出來，遮蓋住太陽，把他那黑色帳帷張在列車上面。列車帶着衆人一同鑽進了陰雲裏，用牠那吡吡的笛聲切斷了牠，喊叫，號吼，總是走不過去。是那塊陰雲，作了牠底障礙呢，還是一個很急的坡兒呢？車輪停止了動搖，車輛停止了蕩擺；慢慢地曳着牠的大長尾巴，列車慢慢地滾轉，想要一下子就止住……忽然間，譁下子下了大雨，厚厚地，傾盆如注地落下來，暴暴實實地澆在污穢的車頂上，放開水澆洗牠。男人們集埋在一堆

堆。密茜迦和特落費謨在特落費謨的包皮布底下待着不動。僅僅，那死了的女人依舊地躺着，臉朝着天，死的眼睛睜得很大，雨淋着。在那大塊陰雲消散成縷縷的小塊的雲彩，那縷縷的雲彩，爬在草原上邊，落弔了牠們最後的點滴的當兒，一陣又濕又冷的風就刮起來了。

一個極小的斑點在一個車站前邊打出了信號。

些個駱駝現在山谷裏。

烟從一座小丘上昇上來。

特落費謨向密茜迦說，說着，他的裸着身體渾身發顫：

——你冷麼？

——你呢？

——我有點兒冷。

——我飽呀，特落費謨又說。

——我也是，密茜迦告訴。

——你耐得住麼？

——你呢？

——我已耐了兩天了。

密茜迦不願意顯揚自己；他作了一種贊許的神氣搖頭：

——耐着罷。

到了車站，農民們都下去了。在車頂上只剩了密茜迦，特落費謨和露着黃牙，牙根緊閉的，那個死婦人。滿月，高懸在車站上邊，用一種的溫和的光罩籠住那棵死屍，瞅進牠那張得很大的嘴裏。

——密茜迦害怕，但特落費謨靜靜地說：

——不要下去。若是下去，就很難再上到別的車頂上啦。若是在車站裏待下，更要倒霉啦。你怕死人不怕呢？

——你呢？

——爲什麼怕他們呢？他們不會復

活……

站沒有站了好久。

在黑暗裏，些個燈籠在火車頭近傍激動，緩衝機突然間互相衝突起來

夜黑頭裏，

在冷的潮濕裏，

列車，順着車輪的懶打打的節奏，緩緩地開走了。

最後的更房不見了。

最後的燈投射出牠的暗光來。

在火車上邊，寒月高懸，如同一棵黃的禿頭一樣。

——冷啊，特落費謨說。我們靠緊點兒。

密茜迦解開了上衣釦子，特落費謨用勁用他那一冷一戰的雙手在他的包皮布裏頭緊抱着他，肚子貼着肚子，胸挨着胸。

密茜迦用同樣的力量擁抱他伙伴，

把他的衣襟緊拉到特落費謨背上；是如此地，他們渡過了那霧氣騰騰的冷夜，呼吸混在一同，互相地在火車頂上防禦着死，很像有兩個頭的一個小堆堆，被同心的堅決的意志集在一起，有一個唯一的慾念，不顧一切地支持着。

——我很煖了，特落費謨說。

——我也是，密茜迦答應。

——往我腮上吹一點氣。

——給我也吹點兒…

——呼，呼，！

在一個很短的瞬間，他們心裏，從友情生出一種不可解的喜悅，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他們不講話了，他們倆個人一同覺得，兩個在一起生活比較不苦，人比較不害怕……

而那個死婦人，已不令人覺得可怕了，好像同他們說：

—— 你們有道理，孩子們……



XXVI

翌朝，在其爾其茲一個大車站裏，他們計劃賣密茜迦那件上衣。

特落費謨用一種世故老人的口吻決定了：

——要四千。

——你想成麼？

——若是拿不到四千，老給牠低價。我裝作頭一個相中的人。你要誇你的貨，我若不多出錢，你就弔罵我。懂麼？在人堆兒裏。

密茜迦鑽進雜色的羣衆的裏邊，高高地拿着他父親那件上衣；特落費謨走向他近前。

——拼命地叫啊！

密茜迦搖蕩着他那件上衣。

——誰買上衣哎，一件好上衣哎？

特落費謨叫他躁開一點兒，隨後，走向來，高聲地問道：

——站住。你要多少錢？

——你不一個真買主，密茜迦，轉回身去，說。

——你怎知道？

——你沒有錢。

——你算計我有些什麼？

——啊哈，看……

特落費謨惱了。

——你這個無賴！規規矩矩同我說，你要多少錢罷？

——四千。

——你少算我一點兒罷？

——已經很少了……衣服不舊……

密茜迦和特落費謨，在市場上五花十色的羣衆當中，喊破了脖子地，互相地詈罵起來，爲得惹人注意；但是，誰，誰都不站住……人們，從老遠的，瞅着他們，人們從他們那兒躲開。

特落費謨，轉回頭，說道：

——他們真狡猾，這些猴獮們，捉不住他們啦。

他們的快樂的心情已經跌下來了；那件上衣他們覺得像怪淒淒的，在一個將近絕望時候，他們覺得他們連一千盧布都賣不到，就五百都怕都不成。而，正趕這個當兒，一個年青的其爾其茲人走近來，比特落費謨高不多少，用他那黑而且亮的雙眼釘釘地瞅着他們。

密茜迦搖抖着他那上衣。

——誰要一件上衣吔？

又一個窄鬚的其爾其茲人突然到了他們前面；他撇着嘴，裏裏外外地瞅着那件上衣，以後用俄國話問道：

——多少錢？

——不貴，四千。

——一千。

特落費謨在那顧客背後喊叫：

——這件上衣是誰的吔？

——是我的，密茜迦回答，向他轉過身去。

——你要多少錢？

——四千。

——你要賣麼，不是麼？特落費謨嚴重地質問。

——你，你在這兒要幹什麼？密茜迦又嚴重地回答。

——若是你想賣啊，我給你三千，一個銅板再不多給啦。行麼？

那其爾其茲瞅着這個新買主，唾口水，振起了精神，細心用指頭摸起衣裏來。密茜迦，這時，像一個真正的商人似地，講話。

——你用不着在上邊細摸，同志，這是頂好東西呀；管保你穿兩年。

又些個其爾其茲人走近來，喊叫着，呼號着：

——兩千！

——不行，同志，少不了四千。

——那麼，三千罷？

特落費謨，機警地，嚙嚙地說：

——三千盧布賣給他叻。

密茜迦登時就答應了，像一個真的農民似地，頂大聲地喊道：

——去罷，好的上衣。這是堅實的布

作的啊。

麵包穩正了。

密茜迦抱着麵包，緊貼在心口上。他雙眼快樂得發光，他口唇忍耐得發顫。他很想，在些個小木棚子跟前，市場當中，立刻就咬，用滿口的牙咬在那塊大麵包裏，把幾乎咬吊那幾片吞了下去，但他抑制着：周圍，環繞着好些飢餓的流民，他們用他們那饑的黑眼圈的眼睛瞅着那塊麵包，他會把牠偷了去：密茜迦和特落費謨，現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了，走到車站後邊，草原裏，去吃早飯。

太陽照耀在遠處的天空裏。

其爾其茲人的天幕在四外聳立着，白白的。

衆狗毫無惡意地吠叫。

而特別是，有了麵包了。

那軟活的麵包，還熱着呢，放在密茜

迦的膝蓋上：大的草原，上邊的天空，烟雲，和其爾其茲人的白色天幕也顯得像溫柔，和緩，安定。

——現下；吃罷，密茜迦斷然地說，把他的尖刀子插入麵包裏邊。吃，祝我的健康！

他自己在要吃的以前，高高興興地用手比了十字架，驚異地瞅着他伙伴。

——你不祈禱麼？

——我不祈禱了。

——爲什麼？

——我不知道………我不想………再給我一塊。不要切多了。不要一下子都吃完了；留明天吃。

他們吃了好久，總是一小塊一小塊地吃。他肚子在斷食之後重了起來，他們肉體非常想睡覺，吃飽了，懶啦。他們很想在太陽地裏睡下，忘弔一切，什麼都不

想。密茜迦伸開了大腿，伸出胳膊作了一個十字架。隨後，他又坐下，用一隻睡眼矇着那塊吃少了的麵包，又切下來一小片兒。

特落費謨安慰他：

——不要追悔你那件上衣。只有能活着，什麼都好辦……

在車站裏，吃完這頓飯之後，他們從汲桶喝了好久的冷水，他們吃飽了的嘴，在水管子底下，張着大大地，隨後他們洗了一頓。

——得弄得自己少漂亮些，特落費謨說，他把他那骯髒的肚子用眼釘了一下。我們用沙子揸揸手擺。

——我的頭癢啊，密茜迦嘆息，渾身打冷顫。哎，你瞧，我總覺的牠們動動彈彈的。

——是虱子罷？



——哼！

——不要管牠們，管牠們，牠們要咬你咬得更利害啦……

他們玩，用冷水互相地澆；一切對於他們都變得容易了。

最後，密茜迦輾一輾眼睛，作一種狡猾的神氣：

——現在，你得工作啦。

——幹什麼？

——在火車裏給我們找一個地方。

——而你幹什麼呢？

——我，我給你東西吃了……

## XXVII.

車站對他們毫不優待。

些個兵，在車裏，在車頂上，巡查，把口袋給扔在地上，向男男女女亂撞，向所有的人都要證書。男人們在兵後邊跑着，謙卑地搖着他們的光頭。被一種盲目的絕望捉弄着，他們又爬上了緩衝機，從緩衝機上了車頂；他們重新被擁到站台上邊，像老牛一樣，用一種沈默的頑固，他們又用頭用尾試着推火車的門。

密茜迦和特落費謨被趕走了四次。歎

有四次，兵用他們槍把子吓嚇他們，放開脖子喊：

——從那兒給我滾開！

在一個角上，靠近一輛破爛火車，坐着三個男人，兩個女人，一個小姑娘，一個老頭兒，一個悽慘的兵，帶一隻木頭腿。看見火車已經掛好了，男人們想或者他們可以跳到裏邊去，搭在什麼地方，離開了那可怕的地界；但，當人們掛好了火車頭，當收拾得乾乾淨淨的露頂的火車，在車廠前慢慢的走開未有鑽進青色的草原的時候，他們中的一個人，失望了，喊叫：

——現在死了人啦！前進不得，後退不得。那兒去呢？

——我們走到道岔子那兒，又一個人答道。我們在那兒上車。

——叫我們上來啞？

——不用問人許可。

——我們作不到，兵說，我們沒有權……

忽然，第三個人站起來……

——無論怎樣，不能在那兒待着。

——你走麼？

——我要一個人走啦。

參加在這一個團體裏的一個老頭兒，像一隻母雞似地，用他那戰戰兢兢的手指把搔沙土，很機謹地摸石頭，拿在他的手裏，用他那髒而無感覺的鼻子嗅了好久。彼得，是一彎躬的大個兒農民，傻喝喝地瞅着他，好像只是他一個人注意到的一樣。

——你是哪兒的人，大爺？

——我啊，孩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沒有家鄉了。

——你哪去？

——我怎麼知道？現在，我在這兒待有五天了，走不了。我同我兒一同出來的；他死了；我要同你們打伴。

——我們用腿走啊：這兒人不叫我們上車。

——隨你們便。我不怕走路，孩子們，只要我大腿不拋開我。我，不停腿地，跑過七十個俄里。

那幾個女人和那一個小姑娘心煩意亂地蹣跚着那可怕的大草原。走使他們害怕，同自己的人分離使他們害怕。她們待在那兒，低首下心的，無氣力的，披着她們那粗布口袋片子。伊茜得爾，光着腳，不作聲，想來想去。

——走麼啦？

——走啦。艾謨拉伊答道。老頭，你呢？

——我也走，慢慢地走。別的人們怎

辦？

——你走得到麼？

——或者，若是上帝願意……

他們集成了一個小的被棄者的集團。

特落費 謨 謝着 密茜迦，下了決心……

——他們要徒步走去。你怕不怕？

——你呢？

——我走。

——我也走。

——你能走四十俄里麼？

密茜迦 把褲子提到肚子上。

——現在，我很好走路了……

彼得，戴着開線的帽子的那個彎躬的大個兒農民，在集團前邊領頭走。他站了一會兒，仔細地瞅了瞅車站的鐘和牠那深黃色的十字架，隨後他搖拍起他的帽子，領着些別的人們，順着閃灼的軌道，在作青蔚蔚的波動的，有電線的振響的，有晚

鐘的清脆的聲音的，那誘人的草原裏走去了。

密茜迦和特落費謨像羔羊似的跟着他們。

他們沒有問別人們到底要他們不要，他們也並未互相商量過。他們的義務就是奔塔什干，奔那富饒的，肥沃的，在遠處壘壘土堆後邊藏着的那塊國土；車站對他們太不和氣；人們從車頂把他們趕走；他們，什麼都不想，邁開小步，快活活地，什麼都不怕，往前走路。他們覺得總像是人們轉過身來問：

——你們哪兒去呢？

於是，他們回答：

——上塔什干。

人們轉過身，但沒有人問他們上哪兒去，沒有人關心他們。

那個兵，用他那條木頭腿在地上大大

的一個圈一個圈的畫着往前走，高聲講論起來：

——水啊，你知道，在塔什干是很冷的，所有的東西照在裏邊像照在鏡子裏一樣……有各式各樣的水果；人可以摘，一年十二月裏都結。你往前走，哎，走一整天；你就瞅得見儘是園子，儘是園子，除園子外沒別的……房子沒有房頂，地都挖成了溝渠，往各處引水。

——小麥，多少錢？

——小麥不貴。在撒爾特人家裏作一兩個禮拜工，可以儲二十個波特，還可以生活得舒舒服服的。

老頭兒，小姑娘，婦人們，那三個農民，特落費謨，和密茜迦，都被那跛兵的快活的談話，把精神給煥發起來，確信地瞅着崗陵的蒼蒼的巔頂，作成了一個不整齊的三角形，向着那冷的透明的水，向着



不貴的誘人的小麥，向着那一望青蔥的果園，向前走去。

## XXVIII

廣大的，稀稀有幾個丘陵的那片草原，浸沒在蜃樓幻景中，展開了。些個兀鷹，廻翔着，孤獨的，在帶着褐色情調的些個死的鹽田頂上，隨後落在草原中王侯古墓上，安置在那裏如同黑腦袋的機謹的哨兵，呆着不動。些個肥大的原生的薊草，作成了連鎖，降在山溝裏，爬到土堆上，在牠們那荒涼的孤獨裏，牠們那永世的安息裏，感到不安。太陽昇上來，隨又降下去；正午的的陰影越來越短了。

帶一條木頭大腿的那一個兵已不講那冷而透明的水了；用他那燒得紅紅的雙眼，他拚命地瞅着死的空間，用一種失望的聲調反復說：

——我們要到不了那車站啦；我們要沒勁兒啦。

婦人們同那個小姑娘，悲痛地揉着他們的風乾的口唇，互相拉着手，偷偷地哭着，被嚇得要死。僅僅，赤足的伊齒得爾，和那支楞着亂蓬蓬的頭髮的艾謨拉伴，走路毫不放賴，彎着他們那被風給吹褐了的脖子，邁開他們的疲乏的大腿，邁大步往前走。彼得，領頭，擺搖着帽子，手遮着眼睛，瞅着飛馳到遠處的那閃耀的軌道，用一種安慰人的聲音說：

——我瞅見那裏有一個黑點。

但當他們走到使他們眼睛高興的那個黑點的時候，苦痛又纏在他們心頭了：那

是一塊被其爾其茲人棄弔的營地，幾塊粘土堆，是流民的淒慘的工作：彼得從新把手放在額頭上，頑固地尋找車站。

他敵不見車站啊。

只有電報線嗡嗡地響着；偶而他們從傾在堤防上的被棄的火車中間穿過，從破爛的炮架子裏穿過，那是先前從土爾其斯坦草原漫延到撒馬拉的內亂的最後的殘跡。

密茜迦和特落費謨比誰都健壯。他們吃飽喝足，休息過來，在他們口袋裏還有一大塊麵包。有時，密茜迦偷偷地吃了一小塊，隨即向特落費謨嚙嚙地說：

——我們不嘆氣，我們。

——我們到得，特落費謨用一種放心大膽的聲音說。只是，不要害怕………

老頭子往前走路，把左邊身子放在前頭，費勁地拉着他那發硬的兩條腿。在一

個土堆子上邊，他用他那塵埃埃的鼻子喘了最後的一次氣，用他那善良的發光的雙眼惓惓地微笑了，向着在草原裏飛飄的唇氣畫了個十字。

——站住，孩子們，我走不動啦……

草原，在他那彎惡的雙眼裏，浮動着，滾轉着；蘆草，浮動着，滾轉着，電線杆迴旋着，電線在他耳朵裏響得特別地聲大。

——站住，孩子們，我走不動啦。

老頭兒劈開了他的大腿，一言不發，坐在滾燙烙熱的地面上。

兵坐在他傍邊，用手使勁捉着他那條木頭大腿。

——站住，伙計們，我也，我也走不動了。

茜得爾和艾謨拉伊坐下；彼得，突然，扔了他的棍子：

—— 啊 ， 路 ， 我們的路 ， 長的路 ！ … … …

他從他口袋兒裏抓了幾撮菸，抽起來了，特意地把辣的烟嚥下去，爲得止住肚餓。吸了三口，他轉過了頭，胳膊劃成了一個十字，仰着躺下了。雷得爾和艾謨拉伊坐在那兒呆着，牙嚙着膝蓋，婦人們同小姑娘都倒在地面上了。老頭，像挨槍的狗似地躺下了，手托在頭底下，兵，瞅着他那條木頭腿，用一種沒有音色的聲音啞啞地說：

—— 死啊。

密茜迦驚恐地瞅着倒在路上的那些人，觀測着那片荒莽草原；他的心酸了。若是車站近，人們會逃得出；但還得走四十個俄里的路程……他從口袋兒裏撕了一小塊麵包，嚙着要把饑在他身上的苦楚鎮壓下去。兵用他那副飢荒眼釘釘瞅

着密茜迦的口袋：

——你有麵包麼？

密茜迦瞅着特落費謨。

特落費謨懶懶地說，一點未失弔他的鎮靜：

——你是說麵包啊，他嚼的是粘土呀。

老頭身子動彈了，茜得爾和艾謨拉伊重抬起了頭，婦人們和那小姑娘轉動着他們那悲慘的眼睛，那飢餓的半圈兒人，在幾秒鐘工夫，振起來精神，傾耳靜聽。是風帶到他們這裏那慰安的話語呢，是大地向他們的疲憊的肉體嚶嚶地說呢？

——哪裏有麵包，彼得追問。

兵指着密茜迦。

——哎，他那兒。

密茜迦站起身來，驚駭着，要爲他那最後的快樂拼死命地爭鬥，眼睛都紅了，

如同從洞裏被拉出來的黃鼬一樣。特落費謨突然間也站起來，捉着他伙伴的胳膊。

—— 哎，我們認識路。

密茜迦和特落費謨走開了，隨後又站住，眼裏總放不開那一堆人。那些男人們也凝思地瞅着他們，好像他們準備要打仗一樣。

在他們後邊昇上來一股子烟。

在殘陽的上面浮露出來一線列車；火車頭的通動機閃耀了一陣。

—— 火車哎！彼得喊叫。從這兒走哎。

人們，一站起來，就開步往前走，想要越過那個坡兒。他們決意要掛在腳踏板上，懸在後面緩衝機上，爲得免吊在草原的可恐怖的寂靜裏過夜，他們寧願冒所有的危險。

兵很難過地摸索着他那條木頭大腿。



——我跳不得啊，諸同志。

婦人中一個，看見那兵不能跳很高興，懦怯地說道：

——車開着不要上去啊，諸位，是找死啊。

他們未有回答她。

而她呢，恐怕在草原裏待下，自暴自棄地請求上帝叫那兵跳不得，叫團體能完全不散。

列車拐着灣往前走。機械熱烈地操動牠那些鋼鐵的通動機，烟鹵從牠那張大的黑嘴裏吹出氣來，白色的蒸氣軟軟地消散了。

彼得傾斜着身子衝着那老頭。

——哎，老頭，火車來啦。你起來麼？

——看，我也許趕得及。

茜得爾向別的人們喊叫：

——能從哪兒跳上就從哪兒跳上。不要呆在一堆堆叻。

特落費謨囑咐密茜迦：

——你攀上的時候，你把你頭衝向火車頭那邊，免得空氣把你吹倒啦。

——你呢，你同我一起上麼？

——我能夠在哪兒就在那兒跳上，我比你靈便得多。

那是一列客車，一上坡剛剛要慢起來。

火車頭呼呼地喘着往前走——凸腦門的鐵馬——衝着候車的步行人走來。被司機人放出來的一股滾熱的蒸氣，落在婦人們和那小姑娘傍邊，把那老頭子在堤防上弄了個筋斗；密茜迦，像作夢似地，聽見了特落費謨的聲音：

——跳啊！

以後，又像作夢似地，他瞅見了在一

輛綠火車傍邊一個脚踏在飛跑；他伸出了手，半昏昏沉沉地喊叫：

——哎，老頭兒。

特落費謨的頭在脚踏上露出來；特落費謨的大腿在空間裏懸搖着。密茜迦知道了特落費謨跳上了車的當兒，在他那小身軀裏深藏着的農民的潛在的力量，帶着一種偉大的彈力，緊張起來，把他擁向前方去。一個脚踏，他未趕上，接着又一個又未趕上。些個旅客們爬在火車窗戶上，瞅着穿着大得很厲害的草鞋的那個孩子順着火車跑，喊着講給他一些話；可是他，很費力地張大了他那滾熱的鼻孔；他想要掛在後車的脚踏上，但一種陰險的力量把他從地面上帶起來，把他按倒，踐踏他，把他扔在一個深的，黑窟窿裏……

## XXIX

一個挨着一個，沒趕上車的人們，慢慢地往前挪：艾謨拉伊，彼得，木頭腿的兵，婦人們和那個小姑娘。他們的團體離散了；他們互相地訊問，被可怕的暗夜給隔離開；但他們忍耐着往前走；他們掙草，用草揸他們嘴唇，休息，隨又走開，堅忍不拔，毫不敗興。兵又講起那冷的透明的水和那綠的園子來，這時，老頭兒，被走過的那些里程搖得個夠受，像一個灰色的土塊似地，在堤防上高的乾草裏，任天

由命地，躺下了。這最後一次，他在他那將消滅的思想裏，喚起了他的故鄉的田園，他吸入了他的鄉土的氣味；在最後的愛的激動裏，他用他那瀕死的老人口唇，接吻其爾其茲草原的地面，如同親他自己的，如同親他那可愛的鄉土一樣。

——管保豐收啊，營養人的大地，爲老的也爲少的，爲農民的快樂……

這農民的災難，這民衆的可怕的厄運啊！但牠變成了人所未曾感到的一種快樂了：從各方面來了大小村莊，大小部落的勞工。每人帶來了一粒種子，每人把他自己的種子種在飢餓的地面上。餓飢的大地就飾滿了春穗，享受殉難者的快樂。春天的青苗長得很旺盛，地披飾上他的綠色的斗蓬。老人微笑了一下；他的微笑就在他那發青的口唇上死了。

——營養人的大地，管保豐收啊！

火車過去，被火車給扔下的步行人們，沒有一個人，在倒在遠處道上的那老人口唇上，看見了那人間的快樂。

——感謝你，不能言表的狂喜啊！

### XXX

密茜迦，瞅見了巨星點綴着的黑色的天空，沉默的黑色的草原，呆着楞了許久。他坐下，好像在沉睡後的樣子，搔着他那疼痛的腦袋，突然一種錐心的苦痛把他的理性和他的心給凝成冷冰：他們走了，他們把他拋弔了，沒有人需用他了，沒有人要把他從這可怕的地界引領出去。

他頭髮豎起在他的頭上，他的思想混亂，他的眼睛定了。直衝着他，來了一個大黑影子。他搖頭，那影子分成了兩段，

伸出胳膊，大腿，和戴着帽子的其爾其茲人的大腦袋來。些個其爾其茲人一跳一跳地往前走，把身子伸開，又把身子縮回去，草颯颯地響着，他們的牙咯吱咯吱地響，他們的胳膊激動。

一種蠻野的叫聲穿透了夜的黑暗的寂靜。

——阿媽呀！

密茜迦未跑得好久。

從後邊，其爾其茲人底手捉住了他，在他耳朵裏，其爾其茲人的可怕的聲音喊叫：

——弄死他！

在他兇暴的雙眼的前邊，一棵碩大的薊草，突然現出來，恍如一個巨人一樣；密茜迦不知道得往哪裏跑；他在那巨人前邊跪下去，提心弔胆地，在一種服從的沉默裏，直待到第二天早晨。



未有死啊。

死到火車裏，到火車頂上，到餓民堆滿的泥濘的運河裏去了。死撲着在前進中的那個兵和那個小姑娘了，在他們急奔的一個小車站裏，死在歡迎他們了；密茜迦，他，口袋兒裏有一塊麵包，和一千個盧布，那是他賣上衣剩下的。

朝陽煖烘起來的時候，夜的恐怖消滅了；僅僅一種軟弱和一種強烈的苦痛永存在他的頭裏……他的眼睛視而不見，他什麼都不思攷。他想起了他的母親，但這一個心象也馬上就消滅了。像在一種不可解的惡夢裏一樣，所有都在蠕動。如同一匹野獸似的，按着情性，密茜迦從他口袋裏拿出了他的麵包，像畜生似的，毫無感覺地的吃牠。有一個瞬間，他滿想躺臥下，在荒漠的異國土地上慢慢地哭一場，但他身軀又充滿了力量，他的眉頭蹙起

來，一種剛強的意志從他身上突然間出來：

——前進！

遠遠的岡巒，電線杆子，光芒燦爛的兩列軌道，清清楚楚地浮露出來。密茜迦衝向着兩條歧路，很為難：

——哪兒去呢？

——哪兒是塔什干呢？

——在這一邊罷？許不是……

——在那一邊罷？也許不是……

軌道在朝日下閃爍着：無限空間的煩悶，遠遠的蒼翠的岡陵的苦悶，沿着車道跑了。

然而，不應當哭啊。

誰會瞅見密茜迦的眼淚呢，因為附近是一個人都沒有？

誰幫助他呢，若是他整天價在一個地方待着？

他在一條路裏走了二十步，隨又站住了。

“你走不出去啦。”

他母親，一定，心裏想：到底她兒子是還在道上呢，還是已經死了呢。她自己也許死了，亞什迦和費迦是已死了好久啦。密茜迦，深深地思索，緊閉着他的蒼白的口唇；直到他離開家那天他所有的生活他都令他看見。還應當死麼？他眼釘釘地瞅着發亮的軌道，眼總離不開；昨天列車是上了那一個坡，那麼，也得上那個坡，從那兒走。

密茜迦把他那條兵的皮帶緊上了一扣，把他父親的舊便帽拉下來，摸着口袋裏他的小刀，奔着遠處青翠的岡巒那方面大胆地走下去了。

草原的空間是廣大的。

像一個小點兒似地在那裏飄浮的那個

人是不幸啊！就是草原裏的兀鷹們，在王公古墓上棲着，都棲得厭倦了……沒有一個人在草原裏，也沒有人的聲音。薊草，荊榛，剝露的鹽田切成了深的龜裂，處處有駱駝屎尿。從列車裏擲出來的一張紙，像一個被棄的孤兒，靠着乾草，呆在那裏；一隻破鞋，從遠處無名的鄉間，從一個沒人知道的村落直給帶到那裏，衝着太陽張開着大嘴。密茜迦微笑，想起來瑟琉吉迦，特落費謨，亞什迦，費迦，他母親，落巴汀諾農民們，落巴汀諾的那條河，堅決地走了起來，在他的情動中緊緊地閉着他的口唇。若有其爾其茲人們攻擊他，他要同他們說：

——爲什麼你們想要殺我呢？拿去我的小刀，皮帶，我的便帽，我的褲子，我的襯衣，和我這一千個盧布，可是不要殺我哦。

風吹在被太陽曬熱的草原上，有時像一面海，有時像一條大川，有時像一條小河。瞪大的眼睛，機警地，捉着了一點的記號，想到是一棵樹，或者是一個人，或者是一個有茅屋草舍底村莊，像落巴汀諾一樣，但馬上樹也沒有了，人也沒有了，欺僞的村莊也沒有了。

密茜迦集起了他的最後的精力，數着電線杆子，倔強地，執拗地說：

——不要害怕；究竟，你不是怎麼有錢的啊。

他已經數了二百根電線杆子了，正起始數第三百。一種人生的堅耐的意志引領他在枕木上邊，像領引一隻小蟲子一樣，使他的腿有勁；他跳起來了，試着輕捷地跑路。懊恨鞭撻他，當他想起來特落費謨跳上了火車。現在他是自己一個人了，被拋棄了；沒有人可憐他，他只得自己給自

已打算。能夠拋棄自己伙伴的人們，會相信他死了，他們會坐着火車走；無論怎樣，他呀，他走路，沒有人會加害他，因為他窮，人一見就知道的。他走過了二百個電線杆子，他還走過了二百個，他要一直走到死。如果他死了，糟糕麼？那樣是窮人們的運命，他們得忍受啊……

從山坡上邊，他瞅見在大平原裏有一個小車站。一列火車從那裏來和他打對頭，火車的烟昇上來如一個黑的柱圓。密茜很高興地喊叫：

——那兒哎！

當他穿過從火車穿過了的時候，他搖蕩他父親的舊便帽，站在堤防上，用一種奮發的眼睛，目送着滿載麵包的最後的一個車台，想起了人給他偷了去的那條口袋，隨後，他又順着光耀的軌道走下去了：

“現在我不害怕了。”

三隻脫毛的狗向前走來。附近一個人都沒有。密茜迦站住；狗站住；一個狗躺在軌道中間，密茜迦害了怕，很怕狗要咬他，他禱告起上帝，要背誦他的禱文，但他把禱文都混串在一起了；狗呆着不動彈。於是，密茜迦，心裏很難受，繞了一個灣兒，弓下了腰，盡力把自己弄得能怎麼小便怎麼小，爲得叫狗歇不到他，但其中的一個狗和他取了同一的方向。密茜迦站住；那狗也站住。他想起了“熊和林中的兩個小孩”那段故事：若裝死，熊就不動彈你。若是他裝死，狗也不動彈他罷？密茜迦在剝裸的一塊鹽田上坐下，用心地伸開了兩條大腿，略微地抬起了頭，用他那機警的雙眼觀查起狗來了。他的恐怖把牠們化成了怪物，大長的黑毛，嚇人的長牙。突然間，牠們消滅了，三塊暗雲昇起來，在密茜迦頭上過去，在遠處叫吠。密

密茜迦的頭向着地面傾斜着，呆在那裏像枕在一個軟枕頭上一樣，他的眼睛閉上了。他熟熟地睡了好久，夢見了三條狗，並不是其爾其茲的狗，乃是他家裏的狗，落巴汀諾的狗，而密茜迦並不是躺在遠國的草原的剝裸的鹽田上，乃是在家裏，在落巴汀諾，在河岸上。狗舐他的手，爬在他的背上，搖着尾巴。其中的一條狗，作人聲問訊他：

——你已從塔什干回來啦？

他注意地瞅着那條狗；是一匹馬，跪下了，用一種人的聲音向他說：

——騎上來，我駛你去。

密茜迦騎在鞍子上。走了。那馬突然咆哮起來，蹴打起來，把密茜迦在牠身上弄個仰朝天，用蹄子彈他的額頭。

有一個人說話，撼搖着他的大腿：

——起來，小伙子，你死啦？



沒有狗，也沒有人；車站的燈的一盞  
暗暗地照在他臉上。密茜迦恢復了他的  
知覺，摸着他口袋裏他那把小刀，他那一  
千個盧布，跳起腳來，打了個嚏噴，走  
了。那車站是很小的，是荒涼的；在軌道中  
間丟着些西瓜皮，被塵土蓋着，和些個骨  
頭。有人從那裏走過，有人橫斷過這個車  
站，只留下有些個燒滅了的炭火堆，糞  
土，塵芥，和一種陰沉的寂靜，沒有回聲。  
兩個其爾其茲人過路，瞅着密茜迦。密茜  
迦也瞅着他們，拾起了兩塊骨頭。第三個  
其爾其茲人一直沖着他走來，張開胳膊；  
密茜迦沖着車站門往後退；那其爾其茲人  
跟着他。密茜迦大腿發顫，他的頭發昏。  
他在他口袋裏緊捉着他的刀，他那一百個  
盧布，他那最後的歡樂，溜到車站底入口  
門裏；他看見在後邊牆裏又有一個門，他  
把牠開了一個縫，走出到台階上，順着柵

欄跑了……他的心跳着，他的大腿不給他使喚；在車站裏，有一個人，用一種洪亮的聲音喊叫了些個話語，他都聽不出個數來。往常，他並未曾害過怕，但現在他恐懼起來，低着頭，不知道怎麼辦好。請上帝保護他啊！如果他們要殺他，他們要剝去他那最後一件襯衣呢？沒有人給和解，他喊得出來，沒有人聽。他少微喘了喘氣，隨又走了，繞着車站的建築物轉過來轉過去，在小的更房子傍邊站住了。

那小房子沒有人住，沒有窗戶；房頂是破爛的鋁鐵板，爐灶攤塌了，棚板被人給拿走了。一隻夜鳥，從破窗戶裏出來；密茜迦的大腿突突地亂顫。在他略略放下了心的時候，他提心弔胆地進入了那冷過人的小房子裏。

夜漫漫地過渡了。

風像一條狗似地吼叫，把房頂上鋁鐵

板刮弔，撼搖着四壁。隨後雷轟隆轟隆地打起來。那房子閃亮着，如同失了火——般。一條一條的閃光，蜿蜿蜒蜒地，從那房子裏穿過，如同張着大嘴的缺剪一樣；隨即，那吟呻着的黑夜又從破窗戶鑽了進來。

下起雨來了。

密茜迦坐在一個角上，雙手放在襯衣袖裏，渾身打冷顫，縮成一團，所有的他以前的生活，非常地單純的，非常地平靜的生活，他覺得像拋到九霄雲外了，像永遠消失了。他到底是在哪裏呢？是離落巴汀諾近，還是離塔什干近呢？他終不曉得他往哪裏去較快些。或者哪一個地方他都到不得，若是他迷路，若是他累賴了，若是他在草原裏待下。

一個火車頭的尖的拉笛聲，切斷了他的思想，又叫他站起來，把他從小房裏趕到濕的草地裏，到風雨雷霆的下面，引領

着他，從閃爍的電光網裏穿過，直奔那小小的車站，在那裏，火車頭的兩盞明燈把黑暗給裂碎。

穿着破鞋在油清清的地上滑着，在枕木上蹣跚着，滿沒有想到風雨從兩面在夾攻他，密茜迎着奔上塔什干的那列火車。那列車是只能向塔什干開，因為燈光是衝向着那一個方向。若是密茜趕不到那列車的話，他就得在那地界交代了，他終不免一死……

一些個人們在火車頭跟前激動，用錘子釘打；密茜走近他們跟前，一點都未想同他們講話，隨後，順着火車跑起來，用雙手把搔門着的車門。想起人會不叫他上車，很害怕，他又回到火車頭跟前。

有一個人在黑暗中喊叫：

——你不要踩我腳哎！

他躲開了兩步，摘起了帽子。

雨淋着，風吹着，而，密茜迦，如同一個乞丐一樣，待在火車頭腳踏跟前，手裏拿着他父親那頂舊便帽。當司機人拿點着火的麻繩走近來，一種紫色的火光，在雨底下爆爆地響着，落在他臉上，把他從黑暗裏給照出來，密茜迦很大聲地說：

——大爺，善心的大爺，可憐可憐我呀，爲上帝的愛！

那司機人未有回答。

但密茜迦就在那兒待下。

雨淋着，風吹着，鐵錘在車輪上釘打着；他，光着腦袋，冷得灰心得渾身發顫，緊緊地貼靠着火車頭的腳踏。司機人又拿着點着火的麻繩出來，密茜迦，重新，又用手把他攔住：

——大爺，我要死在這兒啦。

那司機人站住。

——你是誰呀？

密茜迦滿都知不道了：他是不足六克省一個挨餓的孩子，要上塔什干去找麵包去：他同伴把他扔了，人不叫他上火車。他不會在他們傍邊給他找一個位置麼？若是要錢，他就出幾個錢，因為他還有一把刀和一千個盧布。

——少等一等，司機人說，車長要來啦，規規矩矩地問他好啦。

密茜迦跪下，伸出雙手，用一種絕望的聲音，那就是他的危難和他的苦痛的聲音，他呼籲：

——善心的大爺，同志，為上帝的愛，領我去，我要死在這裏啦……

那司機人不回答。

他走了好久，彎下腰對着車輪，用他那錘子釘打，隨後就走向車站去了。

雨淋着，風吹着。密茜迦猶豫得心焦難受；突然間，誰都未有問，他攀到火車

頭頂上；他背靠着烟囪煖烘了一會兒，隨又轉過身來；當他把胸煖烘了一陣，他又轉過身來，背靠着烟囪。

快到早晨，雨住了。

平靜又回來了，霧騰騰的，死的。

車站在蒼白的黎明裏顯露出來，在車站後邊，其爾其茲人天幕。

司機人回來了。

瞅見密茜迦發青發紫的面孔，他那矇矓的雙眼充滿着苦痛，他用一種溫和的聲音問他說：

——你走路麼，同志？

密茜迦悲淒地回答了：

——別從這兒把我趕走。我整整凍了一宿啦……

——你這樣是要哪兒去，沒頭腦的傢伙？你的命都要沒有啦。

當人們互相談起話的時候，是一種安

慰呀：人越法地豪放。密茜迦講述他上哪裏去，他從那裏來，略略加一點虛飾：最要緊的，他解釋說，就是到了塔什干；那裏他有親戚，曾給他母親寫過兩次信，叫他去。他們說：若是他在我們這裏住得好，他就乾脆地在那裏待下罷；不然，他就拿一張票回家來。

司機人聽着他講話，瞅着他那發青的嘴唇，突然間說道：

——同我來。

密茜迦登時未有相信他，但，當他看自己在汽罐傍邊，他瞅見車輪的通動機，捻釘，關鍵，把手，和機關車的燒熱着的鍋爐，他那飢餓的腦袋迸出了一種混雜的思想：這是哪兒呢？

司機人將把手轉了一下，上高處，車頂上，吱一聲汽笛響了；他又轉了轉另一個把手，機械突然間就動轉，飛動；起初慢



慢地，很小心地，隨後就亂動起來，動得非常地快，密茜迦的心因感着壓迫，他的思想混亂在他的頭裏。到底是什麼力量拉動了牠們呢，是什麼人造了這些的東西呢？

上坡，火車頭慢慢走，隨後牠用全速度又走了起來。司機人，穿着黑小褂，從窗戶往外瞅，一邊在喫菸；又一個人往爐口裏扔木頭；突然間，捉住了密茜迦，那人向司機人喊道：

——孔得拉提葉夫同志，若是把這傢伙扔在火裏當劈柴啵？

——去你的，孔得拉提葉夫笑起來。鍋爐燒得很衝……

密茜迦對這幾個生人，非常尊敬；他看着他們耍笑他，但他們的談諧和火車頭的熱度，使他舒服，使他高興。而當孔得拉提葉夫同志開開了一個小的活栓，拿開水沖在茶壺裏，喝水，隨又把一個茶碗遞給密

茜迦的時候，他，受了感動，很熱情地說：

——好久我沒有嗑熱水了。

孔得拉提葉夫剖開了一塊麵包：

——你要麼？

不，麵包殼是算不得什麼。

密茜迦沒有吃飽；那塊乾麵包殼是很少很少的，並不是麵包把他的心烘煖，乃是愛撫，是孔得拉提葉夫同志的溫厚的微笑呀。他覺得像在家裏，在熱烘烘的炕頭上；他大致的時間都在假睡，不知不覺的，不知不覺地摸着他口袋裏他那把小刀，他發夢，平靜，快樂：

——真是些個慷慨人呀！

快到一個火車站的時候，孔得拉提葉夫說道：

——你，密凱拉，你在這兒下去：這個車頭得進車庫修理。我們要打牠收拾好了，免得弄出閒話來，以後再往塔什干開

……現在，也不甚遠啦。

密茜 搖頭。

——你有什麼可怕呢？

人是不同的。有的人叫你上車，也有的人趕你……

孔得拉提葉夫 拍打他的肩膀：

——不要害怕，密凱拉，你同我來罷；可是不要走得太遠啊。火車頭一出庫，我就拉兩聲笛，哎，聽見笛兒，你趕快跑來。懂麼？若是你看見我沒在車頭跟前，等着……

——好極啦，同志，我就這麼辦。

——好！

——等着，我要去到車站裏看一看我們的農民們；誰知道，我會遇見熟識人都不定。你抽菸捲麼？

——幹什麼？

——我也許想起來給你買來。

孔得拉提葉夫微笑：

——若是你給我買菸捲，我就不帶你去啦。

在車站裏，密茜迦溫淳地往他的眼睛裏瞅了一瞅，很不高興地下了車，在火車後邊坐下，脫鞋，解開了帶兒之後，把他那雙樹皮作的草鞋丟在一邊，把他的襪子扔在肩膀上，打着光腳，把便帽深深地卡在耳朵上，跑到市場去了。他不肯多花錢買麵包，他跑到好多家舖頭裏問價，一點都不嫌絮煩，像一個真正的鄉下老買馬一樣。價錢到處都是一律的；密茜迦肚子很餓，特別是當他瞧見了那圓麵包的時候；他最末一次，瞅了瞅他那一千個盧布鈔票之後，他就買了一大塊白麵包，他吃了一半，他喘着氣想，累急急的，呆哈哈的：

——夠了；剩下留明天吃。

幾個人過路，在担架上抬着一個死

尸。密茜迦嗽着那咖啡色的鬚鬚，那藍色的褲子，那發青的露着的脚後跟，在他心裏因冥想到他人的苦痛，可憐那個死人：

“無論怎麼說，我是走運了：他呀，他死了，而我，我還安安穩穩地走路。”

在車站後邊，些個男人們坐地，一些個女人，一些個老頭，一些個姑娘們——一大羣餓鬼，密茜迦打聽了兩個農民：

——你們從哪裏來的呢？

——他們未有回答。

密茜迦發惱。

——你們爲什麼不回答我呢？

於是有一個人說：

——你啊，小伙子，饒了我們罷；沒有你，都已經够受了……

而那一個又接着說：

——我們在這兒已倒了四天霉啦，現在不是亂講話的時候啊……

密茜迦像一個大人似地說話：

——我，我比你們還糟，我一個人足足在草原待了幾夜，我步行來的。

——你步行來的？

——不錯，災難迫得我如此。

——你滿不知道你是說些什麼，男人們斜着眼覷着他回答說。

密茜迦正了正他父親的舊便帽，講述起來，如何他伙計拋開了他，如何他在大草原當中過了一夜，在一個小更房子裏又過了一夜，孤零零的一個人；以後，遇見了一個司機人，就是孔得拉提葉夫同志，他叫他上了他的火車頭，給他茶壺裏的茶嗑，又給他一點麵包吃。如果似他那樣的慷慨的人是很多很多，一切的人都已經達到自己目的地了。

密茜迦，靜靜地，用一種穩穩當當的，懇切的聲音，講述着，他軀幹顯得高

多了。男人們聚精會神地聽他講，在後邊的人們，也趕到前邊來要好在正面好好地瞅他一眼；他呢，又高興，又飽煖，他耍着他那一對襪子，站在他們中間，很像擔任着引導和安撫他的民族去遠國移住的一個小預言者一樣。受了成效的惠愆，他吹着牛作了收結：

——現在我要上火車頭上去啦。

——上哪一個火車頭？

——孔得拉提葉夫同志的那個。

說完，他就走了。

他衝着農民們轉回身來，想到：

“他們羨慕我哎。”

兩架動轉的火車頭過去了，帶着尖的拉笛聲，火車掛上了，緩衝機撞上了。幾個搬轉轍機工人他們的小喇叭奏了一個樂曲。瞅見了一個站長，腰上帶着兩個小旗，密茜問道：

——同志，這幾個火車頭哪兒開？

——我看……站長回答。

——啊哈！

——哎，小伙子。

兩個人都笑起來了。

站長走了，密茜迦站在那裏呆着，光脚踩在滾燙烙熱的軌道上。一個赤軍，拿着一棵馬槍，過路；密茜迦還想亂講話：

——同志，現在什麼時候啦？

——你想是什麼時候？

——吃過早飯很有兩個鐘頭了。

——不錯，那赤軍說。兩個大的，一個小的。

密茜迦沒有惱；人們同他開玩笑，他也要開玩笑呀。夜裏，他還害怕；但今天，他吃了飽飯，他分外高興。只要人每天能嚼一塊麵包皮喲。

在更房傍邊，一個搬轉轍機人在手裏



拿着一個銅喇叭。那一個樂器磨得很亮，發光，那搬轉轍機人長着大長的鬍子，眼睛不惡，密茜迦走到他跟前，講話去消磨時間：

——同志，你願意買我這把小刀麼？

——我要牠幹什麼？

——誰知道！總會有用處。

——好，給我看看。

在未拿出小刀之先，密茜迦從地上拾起來一塊木片。

——你砍啊，你看，是一把真正的剃頭刀啊。

搬轉轍機人試看；刀子是很快的。

——你不是偷來的啊，乘人冷不防？

密茜迦氣壞了：是他自己的刀啊；他先父使用過牠，若是沒有災難，給他什麼他都不賣的，因為再找不出這樣的第二個，特別是這一把……就是在不足六克，

在他們家裏，他決沒有第二把……

——那一個不足六克呢？

——是一座城市，比撒馬拉小些……

他們閑扯了好久。

密茜迦沒有賣了他那把刀子，但彼時他並未有必得賣弔牠的大必要。時時，他伸他的手，脫弔他父親的舊便帽，平心靜氣地說話，一點都不帶悲淒的調子。

——給我一塊面包啜。

人向他喊叫：

——滾蛋，骯髒孩子；你真比一升虱子還討厭。

以前的話密茜迦就要惱了，但現在他乞食並不是由於遭災受難，並不是因為肚子餓，乃是故意裝做着逗樂兒：他口袋裏有一小塊面包了，已不害怕了。在一輛車裏，有兩個人一起都發了惻隱的心；一個人，在看書，扔給他一個被大虫子嚼着的

蘋果核，又一個人，帶着藍眼鏡，給了他幾牙兒西瓜。密茜迦，高興極了，把那幾牙西瓜連皮都喫完，喘了喘氣，一路地游游蕩蕩，肚子吃得很飽，他簡直未有注意到天色晚下來：夕暮的暗影往長伸，燈點起來了。

在政治宣傳部近傍，有一個人按着手風琴。從聚在一堆的羣衆裏走出來了一個青年農民，穿着謨勒大衛的破鞋，很敏捷地打開了一個圓場兒，把帽子碎在地上，蹈腳，很高興地向按手風琴人喊叫：

——賣點兒氣力！

隨後，他向街溜兒們打話：

——注意，孩子們，災難滾開！尼古拉斯，在沒有死以前，我們跳舞；無論怎麼，沒有好久了……

拉手風琴人彈奏起“柯馬林斯基”。

那農民拍手賀采，彎下腰，蹲下，把他大腿蹶在空中，用腳後跟落下來，用腳

尖來回轉，打口笛兒……吼吠，同時作好多花樣，劈開大腿一搖一擺地走了。

—— 哎啦，你，狗仔兒，柯馬拉的農民，爲什麼，爲什麼你低下你那可憐的腦袋？

在按手風琴人演奏，那農民快活地跳舞的當兒，有幾個男人走過，在一個担架抬上着一個軋壞了的女人，渾身鮮血淋漓。是她冷不妨弔在運轉中的車輪裏呢，還是她，因爲受苦挨餓，特意地跳下了去的呢，沒有人知，沒有人管。

密茜迦只瞅見長着亂蓬蓬大長頭髮的腦袋，搭拉着像挨了刀的羔羊的頭一樣，一種忍不住的酸痛的悲傷，並不是一個孩子氣的憐憫，把他心給纏纏住了。他走去，在燈火的暗淡的光輝裏，被一些新的思想給弄得肝胆俱潰，他只看得見那毫不客氣的黑色的不幸：女人們哭，小孩子們

號，男人們亂七八糟地詛罵……而那輛火車頭，沒有從庫裏出來呀！

密茜迦累了，他要睡覺，但他沒有躺下睡：若是他睡着了，他又得待下了。

夜過去了，擾人的早晨露出來了，但小車頭是老沒有來，孔得拉提葉夫同志也沒有來。

“也許是他撒了謊罷？”

“也許是他走了罷？”

夜裏的火車還在那裏，一大溜；所有的人還在睡覺；密茜迦不能問人，他也猜量不出那還是以先的火車；還是些另外的。他又懊恨，又惶恐；走了這麼遠的路程，在草原裏步行之後，現在，又倒霉了。一定他會達不到目的地，在什麼地方就死了，因為他作了錯中錯。他本應該在那原地界兒待着，等候着，但他走去聽接手風琴的去了。

“啊！混蛋！混蛋！”

### XXXI

在車站後邊，天空微微地現露出緋紅色，一種致命的苦惱把密茜迦的疲乏的心給壓得粉碎。他要哭了，要掙着自己的頭髮，正在這個當兒，從車庫裏，懶洋洋地，快快活活地出來了一輛休息了的火車頭，在早晨的沉靜裏，放出了一種大的聲音；密茜迦的心頭小鹿因跳了起來。

“這兒，小伙子，這兒呀！”

他躲開了迴避那車輪，瞅見了在車頭的牛眼窗戶那兒孔得拉提葉夫同志在瞅着他，嘴裏刁着烟袋，如夜裏一樣。他也看

見了密茜迦，喊着同他講了些個話，但，密茜迦未有聽見他，跟着火車頭在枕木上跑了起來。車頭衝着火車打后退，掛住了掛鈎，站住。孔得拉提葉夫同志仍然喊叫着向用鼻眼兒使勁出氣的密茜迦說：

—— 哎，密凱拉，我們走罷？

驟然間他渾身發癢；可是他不知道他得說什麼才好。他又正了正他的便帽，搔了搔他的脖子，很大聲說：

—— 我夜裏沒有睡覺呀。

孔得拉提葉夫同志笑起來：

—— 真蠢。快上車，不然我要一個人走啦。

仍然，如在別的車站一樣，男人們跑，女人們哭，喊叫，哀求；他靜靜地坐在一個角上，在一塊上邊，不是隨隨便便的地方，乃是在一個火車頭上呀，他坐下了還不算事，他不住地微笑着。他想起了



瑟琉吉迦和特落費謨，他思想：

——如今他們能同我見面麼！

孔得拉提葉夫同志搔火，車站上建築物慢慢地往後退了。密茜迦不老老實實地呆着；他離開了那個角上，快活地，高興地，大胆地，從那小的窗戶往外瞅：他瞧見了兩個農民在火車頭傍邊跑，一個婦人帶着孩子，一個武裝的赤軍，他聽了一種呻吟聲音……

燈火，樹木，沒有輪的破車，在車上邊晒着的洗的衣服，帶着皮的木材，拉貨車，板片，轉倏間都不見了，草原顯露出來，歡嬉嬉的，一片藍蔚。些個池塘排列開，掩藏在青青的蘆葦裏，些個透明的河水，隨後仍是那大的草原，又是那青青的蘆葦，岡巒，石塊，和沙土。密茜迦用他那貪慾的閃灼的雙眼瞅着；在他心裏，他誠懇地感謝孔得拉提葉夫同志像帶他自己兒

子一樣把他帶走。孔得拉提葉夫同志，從他的雙眼瞅測出來密茜迦的歡喜，特意地問他：

—— 哎，密凱拉，怎麼樣哎？

—— 很慢。

—— 我們快到塔什干啦。

—— 還有幾天？

—— 若是沒有大的耽擱的話：一天，再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們就到啦……

密茜迦滿想說些個好話，叫孔得拉提葉夫同志知道他是如何地感謝他，但他舌頭不會說這一類話語；僅僅他雙眼，充滿着愛和熱誠，閃爍地發光。他吃了他麵包的剩下的那塊，但未有果腹，他馬上就想道：

“算啦，我忍耐一下……”

傍晚，孔得拉提葉夫同志問他說：

你很飽了罷，哎，密凱拉？

招擾這麼慷慨的一個人，密茜迦總覺

很慚愧；他很剛強地回答了：

——吃，你，先吃；無論怎麼說，你不能管我吃啊。

但孔得拉提葉夫同志又說了：

——不要多心，密凱拉，我們要相好。哎，用你的牙嚙這塊麵包皮；你的牙很堅實；若是你的牙咬不動，用水泡着吃……

孔得拉提葉夫沒有看見密茜迦那副多情的誠懇的眼睛，他只聽見一種戰戰兢兢的聲音：

——真感謝你呀，同志！

那塊乾的麵包皮在熱水裏浸軟了，密茜迦的心也軟了。吃了那塊麵包皮，嗑了熱水，他把他那把柱棒的小刀遞給孔得拉提葉夫，用一種戰戰兢兢的聲音說：

——請收納這一點小禮物，務必務必。

孔得拉提葉夫的話聲也顫慄了：

——我要牠幹什麼？

——你把我帶了來，你憐憫我。

——謝謝，密茜迦，放你口袋兒裏罷。

但密茜迦十二分熱誠地哀求，他雙眼帶着一種特別的溫情閃爍着，拒絕是萬不可能的。孔得拉提葉夫接受了那把柄上有一個窟窿的農民的大的小刀，把刀帶掛在一個手指頭上，搖動着牠，微笑了，把頭爬在窗戶上，用他那善良的笑嬉嬉的眼睛瞅着夕暮的草原，颯了好久。

密茜迦，在那天晚上，睡了個安安慰慰的，舒舒服服的覺。他夢中看見了他母親，亞什迦和費迦，落巴汀諾農民們和他們妻子。他母親，燒熱了澡湯，走到他床近前，低低地同他說：

——你睡啦，密茜迦？你起來罷，兒啊，你旅行回來你洗澡罷，我給你預備好

了一件襯衣啦……

密茜迦洗了澡，用一把嫩樹枝擦身——他身體走了這麼遠的路累極啦——從擴大了的，他已經認識不得澡塘中出來。他坐在棹子上，講述起孔得拉提葉夫同志的事情來。

——可是我的瑟琉吉迦呢？瑟琉吉迦母親問。你把扔在那兒拉？

密茜迦靜靜地回答了：

——瑟琉吉迦頂不下來了：我把他放到病院裏，他死了。

瑟琉吉迦母親哭起來了，埋怨密茜迦，但落巴汀諾農民們說：

——一點不相干密茜迦的事；誰都會死……

當密茜迦想走到院心，看看傢什還剩了些什麼的時候，孔得拉提葉夫親自到他家裏，在他耳朵底下喊叫他：

——起來哎，起來哎！

密茜迦，冷丁地，跳了起來，歐見了孔得拉提葉夫，聽見了他那歡喜的壯健的聲音：

——哎，密茜迦，你看？

——看什麼？

——我們到了塔什干啦。

密茜迦的心悸動得要裂開，好像要跳在窟窿裏一樣；他的眼睛昏亂了。一起頭，他僅僅只能够歐見一個綠的點兒順着火車頭飛跑；但機械加慢了的時候，顯露出來塔什干的菓園，土牆，纖細的樹。

——哎，塔什干人哎！

沿着園牆，過着些奇異珍妙的拉貨車，些個帶有兩担架的“瓦比”車。些個餵着很肥滿的馬，尾巴和鬣上帶着些個緞帶兒，振搖着他們的鈴兒。些個怪人，頭上帶着土爾其帽，騎在馬上；一片白塵，

厚厚地，從巨大的車輪底下昇騰起來，遮蓋住園子，樹木，掩藏住一切。

老遠地方，顯露出了，騎在小馬駒兒（是驢子啊），一些黑鬍子的肥大的農民，他們也帶着土爾其帽，他們拿着棍杖打在他們坐騎的脖頸上；那些個小馬駒往前走路，沒有戴轡頭，搖着大長耳朵，牠們尾巴同小牛的尾巴一樣。

火車站站了一會兒。

密茜迦拱下身去，瞅着些個商人們頭頂上頂着筐子，聽了異國的聲音。在筐子裏，在背籠裏，有各式各樣的蘋果。以及各種各樣的東西，一總一總的黑的和青的各種的水果，大塊的白的點心麵包。

“這生活真好啊，”密茜迦想道，他舐着他那饑餓的乾的嘴唇。

孔得拉提葉夫問：

—— 哎，密凱拉，你現在快活啦罷？

他自己都不大知道：他快活，他又疚心；一時他百感交集。

孔得拉提葉夫安撫他。

——不要發急躁，密凱拉，現在你有救星了

——此地有俄羅斯人麼？

——有的是。你到城裏，就看見啦。你知道你親戚在哪兒住麼？

密茜迦害臊了，紅了臉，轉過身去。

——知。

——是些近親麼？

——可以說是遠親。

孔得拉提葉夫逼問他，密茜迦悲淒地想道：

“我扯謊。你沒有看出來麼？”

在車站裏，他最末一次瞅了瞅孔得拉提葉夫同志，深深地給他行了個禮；他的眼簾突然間一閃一合，不期而來的眼淚流



在他雙頰上；他從他心的深處說：

—— 哎，同志，多謝多謝。

—— 沒什麼，密茜迦，算不了什麼，用不着謝。祝你運轉鴻鈞。

—— 你還從這兒回來麼？

—— 我老在這條路線上走……

—— 哎，別了，我們總會再會面罷。

—— 別了，密茜迦，一路保重。

密茜迦跳在地下，把胳膊丟到肩膀上，轉過身去，又向孔得拉提葉夫行了一次敬禮，隨後，向四外瞅了一瞅，石頭砌的房舍，在太陽底下晒得滾湯烙熟，許多棵大樹蓋着些塵土，使他不禁駭異，他像一個小雨點似落進人間的池沼裏了。他把手放在他口袋兒裏，一摸……摸着他那把刀。

“這是什麼？”

起先密茜迦驚愕，想跑向火車頭那兒

去，但以後，他，鎮靜下去，想道：

“他不是受人東西的人啊。”

在車站裏住着些男男女女，有的裸着體，有的裸着半體，被太陽曬得黯黑，病的病，要死的要死。密茜迦從遠處眼見他們，走向前去，站住腳，想道：

“那麼，就是在裏也缺少麵包啊。”

他走出去了。

懦懦怯怯地，他走入了巨樹夾道的一條綠色的路裏，隨即止住了步。

他仰過頭去，細視一棵多節的粗大的樹，把視線投射在騎着小馱的一個黑鬍鬚的農民（撒爾特人）身上，他突然間害怕起來：向着他走來了一個人，也許是一個怪物：人看見了胳膊，大腿，腦袋，但在前邊，在臉的地方，掛着一個黑面帷。

（譯者註：撒爾特婦人出門時面蓋着。）

密茜迦躲開了這一個怪的牲口，蹙了蹙眉

頭，作了個怪臉，在那條窄路裏走下去  
了，那條路是直通到那塵埃埃的，乾燥  
的，炎熱的城裏。好久好久，人們可以瞥  
見帶着父親那白大便帽的他的頭顱，在肩  
膀上搭着的白色襪子。隨後，他站住了，  
蹙着一條髒的溝渠，有好多塵土，隨後，  
又走他的路，轉過了角兒，不見了……

## XXXII

清爽而溫和的秋日的一天，塔什干的火車在不足六克和撒馬拉之間一個小車站裏站住。從車箱裏，從車台上，下來了一些農民。列車沒有站好久。當火車用車輪紛忙地捶打着軌道，又開走了的時候，在半凍硬了的沙土地上，靠近車道，堆起了一堆麥口袋，上邊劃着些十字，一條一條的道子，些個大小不齊的像王八爬似的字母。

在兩條有三波特左右的口袋上，每個

袋子上，用黑墨筆寫着：密凱——多多。

一個短胖的黑漆漆的大孩子，戴着一頂破破爛爛的大便帽，走進口袋跟前，注意地瞅着繩扣，把手指伸進入裏邊，很滿足的樣子，凸起來他那沒大洗的曬褐了雙頰。

在清爽的遠處天空裏，過了一片藍雲彩，遮住了太陽一端，投射了一個輕輕的黑影。青銅一般的那個小伙子，大大地劈開了裹着襠襖的兩條大腿，像一個真正的農民一樣，靜靜地，很有權威地，瞅着那綁得堅堅實實的兩條口袋，出鼻氣，吸了一口秋日的蕭索的空氣，咳了咳，搖了搖頭。

“我們家裏真冷啊。一定，今晚要上凍”……

他就是密茜迦。

在塔什干，他在市場裏跑，在籬笆跟底下睡，順着髒的陰溝拉拉扯扯地走，待了好久；他險些鬧肚子鬧死，他肚子老是不舒服。足足有好幾天，瀉痢把他揉得非常難受，爛蘋果，爛桃，把他腸胃給吃壞了。然而，他把難關渡過去了，他抵抗，他忍着虱子咬，污穢，和肚子疼……他吃完了他的小刀，他那條皮帶，檢腐爛的菓子，伸手乞討；這一切令他難過，令他痛心；這樣的，是不能拿糧食帶回家裏去呀，而密茜迦必須要麥子耕種，去與家立業呀。

他被僱在一個有錢的撒爾特人家裏作工夫，他碰見了些個不足六克農民，他跟他們一同到草原裏去做活。他用棍子打麥子，刈蘆葦，他掙了兩口袋，一口袋有四波特，他賣了兩波特作路費，作路上食用，因為他不願意再求施捨了，他同別的

人們一同回到了他的家鄉。

車站上沒有落巴汀諾人。

隣村的兩輛拉貨車來站在口袋跟前；在那幾個農民們裝上了他們麥子的時候，密茜迦向車夫們說：

——把我的口袋也給帶去啵，我化錢呀。

——那該很沉啦，車夫們答道。

密茜迦舉起了他的胳膊。

——一點都不沉。六波特，至多有<sup>〇</sup>我們也不忙，我們慢慢走罷：無論怎麼說，你們得在我們家門口過。

脊骨嶙峋的幾匹馬挺起了腰板，車輪咯吱咯吱地軋出了見慣的歌，樺木的拉貨車卡啦卡啦地響，裝着沉重的灰褐的糧食的口袋慢慢地在一條窄路上，在荒廢的田地的透明的平靜中，走去了。

密茜迦，在別的農民傍邊，跟着車後

尾巴，往前走，他貪慾地蹙着高岡，窪地，和土龍堆，想念起他的母親：

——她還活着麼？

他用他那副奮激的雙眼打量着剝裸的田地，把一塊從荒地裏拾的硬的土塊拿在手裏放了一會兒，嘆息：

“現在馬賣多少錢，我們家裏？”

他們那所綠玻璃小窗戶農居都是寂無人聲。院心被濃密的小草，和蕁蕁給占據了；一個被棄弔了的套包在外邊擺着。

他母親沒有來接他。

亞什迦，費迦，也未有跑來。

車夫們把大麥口袋搬到了院心，給放在窗戶底下一條板櫬上。

沒有人出來迎接這位旅客。

他的心顫慄了，他的雙眼暈了。

伊各那提老人走出來到便門的門口，把手遮在眼睛上，仔細地蹙那幾輛拉着口



袋的車，他用一種衰弱的聲音說：

——接濟，什麼呀，給誰呀？

一個人，在前面，從窗戶敲着。

密茜迦把糧食分給衆車夫們，報酬他們的勞力，向着那縐巴巴的老人跑去，一搖一擺地。

——伊格那提老爺子，我家裏人怎麼樣？

伊格那提老人用他那驚愕的花了的雙眼釘釘地瞅着他，用他那哆哆嗦嗦的手指扭着鬍鬚。

——等等，等等，你從哪兒來？

兩個婦人走進前來，摸搜着放在板櫬上的口袋，拾起來吊在地上的二個糧食粒，用一種沒氣力的單調的聲音說道：

——上帝，他帶了些什麼啊。

在陰慘的空板房裏，在光板的床上，在屋角上兩個聖像的死的視線之下，躺着

他那病的母親。

亞什迦和費迦都死了。

密茜迦沖着他母親身上低下了頭，低低地向他說：

——媽媽，你起來，我來啦。

母親，驚喜交集，很無氣力地動了動他的口唇：

——啊，主，密茜迦啊！

——我給你帶來麵包啦，媽媽，給你帶了來啦。

他從他口袋兒裏取出了一塊堅硬的麵包，一把乾蘋果，遞到他母親手裏。

——哎，媽媽，吃啊。

——你活着呢，真的啊，兒呀？

——我活着呢，媽媽，不要害怕。

密茜迦待在他母親身邊，黑了，長大了，被認識不出來了，她用她那瘦細的手指摩着他的雙頰。

——啊，真是你呀，小子！

隨後他在荒廢的院心視查了好久，院心裏滿都是蓬蓬的密草。馱見了一堆陳糞，他想起了一匹馬來；他還須買上一匹。在鷄架裏，他，在發黑了草上，馱見了兩片羽毛，他悲淒地嘆息了一陣：他須把這一切整頓就緒。也沒有馬，也沒有母鷄……

一個漏網的家雀在馬廄的穿窿房蓋底下飛起來；牠落在了一條樑上，把牠的羽毛弄得很亂，用牠那一閃一閉的雙眼集精會神地馱着密茜迦。

密茜迦馱見了那隻家雀，也夢想起來。他拾起來那發黑了的套包，放在一個角上，在麥口袋跟前站住，堅堅實實地說：

——好，現在不是悲痛的時候啦，得安心做事情了。